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二年六月第一一三十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e 2012



● 散文詩乙輯

● 蘇北作者群作品展

● 畢曉普與洛威爾的互贈詩

● 民族意識與文化堅守



目錄

No.130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散文詩乙輯

秀陶 罵 3
秋原 愚公疑山／大鬍子 3
王露秋 筆之於紙 4
聶難 清明節 4
千金虎 正月／二月 4
裴國華 三月 4
陳銘華 日環蝕／虛擬世界 5

詩創作

達文 微塵 四首 5
冬夢 花散何時 5
遠方 巴黎印象 6
謝勳 未完成的生命 6
杜風人 神州竹苾／雲南梯田 6
向明 瘋言語 7
沐沐 雨后 7
林明理 夜宿南灣 二首 7
半瞧 路燈下／春風得意／V形草 8
張堃 漢俑 8
圖雅 冬·割／漢娜之死 8
桑克 冷 9
銀髮 他突然被知道 9
北塔 訪美詩抄：芝加哥 10
林小東 戰爭代言 10
俞昌雄 關於烏鴉的美學 五首 11
石羚 境界 11
林忠成 新兵器 三首 12
輕鳴 失望的海星 三首 12
于中 五月；母親 12
夏野 夏日夕陽 13
陳葆珍 掃墓 13
柳青青 動物園 16
彭國全 思鄉曲 16
蔡可風 紀念馬思聰一百週年冥誕 16
嚴力 喝風 四首 17
魏鵬展 執子之手在鐵路上走 17

君兒 給不在世的姐姐算命／懷念 18
錢雪冰 致謝／與盛夏較勁／殘局 18
錢麗琴 無悔的激／生命之河 18
雷默 大別山／雪後 19
李東澤 大廟 19
阿北 退化 19
吳投文 孤獨者／保羅·策蘭 20
龍郁 宿鳥／殘缺美 20
張玉紅 讀你入夜 20
毓梓 一生知足 四首 21
李文強 烏孫、烏孫 21
施施然 替母親走進故宮 22
白一丁 不著調的奔跑 22
李司軍 晚宴 三首 22
王妍丁 春天的花朵 四首 23
宋雨 雨來了／道別 23
蘭玉芝 四月的日子 24
尹堅 此時此刻／深秋祭 24
夢娜 柳 24
西楠 病人，噓！／搖籃曲 25
依雯 天亮了 25
杜朗朗 回不去的一代 25

蘇北作者群作品展 14

譯詩

木也 畢曉普與洛威爾的互贈詩 26
伊沙、老G 最好的湯瑪斯 第一輯 27
秀陶 再譯川斯綽莫 28

評介

向明 讀古今幾首示兒詩 28
林明賢 民族意識與文化堅守 29
劉荒田 “庾信文章老更成” 33
劉耀中 美國詩人艾倫·退特 34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陳長青：冬日 Auschwitz
——希望盡處

顧問：

紀弦（三藩市）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蔡克霖（南京）
塞遙（紐約）
朱彥潤（加州）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灣）
林明理（高雄）

■秀陶

罵

四月下旬的一天到達北京時正逢下雨

北京數日，接觸最多的群體便是計程車司機。然而我碰到的彷彿都中邪了，彷彿都得了症候相同的流行病，無以名之暫稱作“低燃點爆炸症”。僅僅一句“你好麼？”或者“生意還好吧？”便足以引出或者細水長流式的滔滔不絕的罵，或者憋了一肚子的怨氣似的，破口而出地大聲開罵起來

其為罵也，有歷史的，遠的為因，近的為果。可以自三皇五帝一直罵到昨日的舊報紙。有地理式的冀魯川遼湘鄂閩桂，能全部罵遍。從中東北美能一直罵到中南海。其他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無一不罵。罵得深刻而又普遍

每當他們罵時，我因為不是身受乃不得置喙，僅能扮作無色無嗅地閑置一邊。想來如果我要是也添油加醋的話。定必爆炸得車子也開不了

挨罵最多的除了為富不仁者而外，最多的還是大官、黨員，主要的原因還是一切他們都太“太多了”。太多的權，太多的錢，太多的自由，甚至太多的情婦，而這一切剛好是普通人都沒有的。僅止於罵，看來政權還是蠻牢靠的

然而多年前的所謂“時日曷喪……”不也僅僅是罵麼

愚公疑山

過去將近二十年我似乎一直沿著 10 號公路往東搬遷。開始從阿罕布拉搬到聖蓋博、然後是柔似蜜、阿凱迪亞到蒙特克萊。三年前搬到寧靜的露瑪琳達。奇怪的是無論搬到那裡房子都朝著山，猶如向日葵朝著太陽。

山，應該是聖蓋博山脈，說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特色，它與什麼巍峨雄偉，靈秀飄渺……浮誇的形容好像也扯不上關係。有可能早晚陰晴的看了這麼多年，已經沒有什麼感覺。想想看，一條幾億年的山脈，加上長年累月的污染，不就像一個燒了幾十年飯又缺乏保養的女人，怎能不蓬頭垢面，疲憊萎靡。看起來聖蓋博山脈更像一條年邁體弱的鱷龍，有氣無力地蜷伏在沙漠上。

不過，山，最近有點不一樣；它似乎離我的房子愈來愈遠。開始時還不大注意，後來發覺山前的景物、房屋、樹木漸漸縮小，山彷彿愈離愈遠。不僅如此，就連經常聽到的幽幽的鳥聲，不知道從什麼時候再也聽不到了。同時，我還發覺連那幾個像我一樣半死不活的老朋友也很久沒有聯絡碰面，彷彿都離得老遠老遠的。前後打了幾通電話，終於接上其中的一個。對方說：“是你自己住得遠。”聲音彷彿從月球傳來，而且說不到兩句便開始斷斷續續模糊不清，談不下去。

我懷疑自己的視力與聽力衰退了。我去看了耳科醫生。他說我的聽力沒有問題。去檢查視力，眼科醫生說我的視力算是正常，也沒有問題。我忍不住說：“沒有問題，那山為什麼會愈看愈遠？”他用一種略帶詭異又有點輕蔑和不耐煩的語氣反問我：“你不

知道山會移動嗎？難道你沒聽過聖安德烈斷層嗎？”他一邊比劃一邊對他的助理說：“下一個病人。”

大鬍子

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忽然覺得房屋在動，而且聽到屋子後面隆隆作響。地震?!我趕快走到後面的空地去看，看到屋子的牆底下有兩條粗大的鐵鍊，它們彷彿是從地下爬出來的蛇；慢慢移動，可是看不到鐵鍊的盡頭。它們似乎是沿著屋後的小徑延伸。我順藤摸瓜地沿著鐵鍊尋找它們的盡頭（也可以說是源頭吧）

。我走了一段不算是很遠的路；到了一個山谷。（做夢也想不到附近居然有這樣一個山谷！）山谷旁邊豎立了一個巨型的絞輪。絞輪的旁邊有一個長了大鬍子的男人；他正在操作絞輪把鐵鍊慢慢卷起。我上前問：

“你是誰？”

“我姓時。時間的時”大鬍子淡定地回答，身形相當高大魁梧。

“你在幹什麼？”

“拖房子。”

“拖房子？你是銀行派來的？我雖然失業，可沒欠他們錢！”

“我不是銀行派來的。”

“那誰叫你來？”

大鬍子不說話往天空指了一指。

“什麼？老天爺？”我說：“幹麼要拖我的房子？”

“對不起。”大鬍子說：“不只是房子，還有人！走得動的和走不動的，我都拖走。”

“你要拖到那裡去？”

大鬍子不說話往谷底下一指，深邃的谷底隱約看到河流。我大吃一驚，醒了過來，果然是做夢。

現在我改在白天睡覺，夜裡我帶了自己的影子繞著房屋逡巡。

加利福尼亞·2012 春

■王露秋

筆之於紙

會說些什麼？

筆之於紙，會說些什麼？會做些什麼呢？

會任一腔子心事徐徐道來涓涓湧出？或是不用任何標點符號的絮絮叨叨？抑或是行止之間頓一下點一點兒用盡所有省略號的欲言又止？還是一股腦兒地和盤傾倒自己的心？

像帆船滑行在海面——如此偌大的紙啊！無風時呈篆呈隸呈楷呈柳呈顏呈瘦金體，有風浪時則是行書是狂草了……

筆一旦吻上紙，唇齒間的墨水即被紙吸食。滲入紙之經緯的墨的漬痕之牢靠之恆久，就是時間也莫可奈何了……

即使是火，以及火所帶來的死亡，最多也只能將它們一起焚化，而不能使它們彼此分離了。

2011年11月30日

■聶難

清明書

太陽撿走了撒落在地面的所有金幣，天空突然陰沉著臉色，沒有閃雷與閃電狼狽為奸，上帝和人們開了一個莫大的玩笑，結果引爆了一場雨。

不是張志和〈漁歌子〉裏“斜風細雨不須歸”的那一場“細雨”，而是落進杜牧〈清明〉裏“清明時節雨紛紛”的那一場“紛紛”的“雨”。

世界是潮濕的，心，更是潮濕的。

時間放牧著悲傷，思念纏繞著親情，目光穿越墓碑從記憶的湖泊清晰地找到昔日的溫馨，墳頭的亂草尖上站著一個個早已遠逝的親情嫵媚的日子。

雨，絲絲縷縷，像斷腸人的淚，卻怎麼也刷不新記憶的畫板，反而助長了思念的波瀾。

清明，一個祭奠的日子，綴滿悲傷；清明節，一個異於所有節日的節日。歲歲年年，在清明的細雨中，我們找尋到日常生活繁忙之外的另一種寶貴的情愫，不對天訴，不與地說，只在心中對已故親人悄悄傾述。

■千金虎

正月

整整一個冬天的寒風，終於開始轉暖。

我看見春天的光被打開，那麼多的綠色醒過來，那麼多的生命醒過來，像一種吶喊。陽光以一種無言的溫柔，總讓我們有莫名的感動。

很多在外謀生的人回到村莊，把那麼多長長短短的牽掛和思念帶回來，兌現給父母，妻子和孩子。這本屬於村莊應有的最普通的喜悅和幸福，卻成為多少人曾經魂牽夢縈的心事。

在村莊的內心，我是一株永遠長不大的莊稼，習慣在父親哀愁的眼光裏和母親溫柔的嘮叨中，瞬間成熟。

二月

雨，就這樣落了下來。很輕，很細。

燕子在空中穿來穿去，像個精靈。

我必須是一隻螞蟻，與另一隻螞蟻結伴而行，就像一滴雨與另一滴

雨結伴而行。

大地蔥籠。遠處的果樹，莊稼，池塘，小路，房屋的前後，以及我的父親母親，點綴著村莊的恬靜與安祥。我的村莊就在這樣的朦朧中閃現著。那些承載生命的陽光，雨露和雲朵，幻化著有關愛的資訊，正慢慢地進入春天的深處。

■裴國華

三月

又是三月，又是一個多彩迷人的季節。

鋪天蓋地的新綠生動了日光的話題，身邊四圍飄逸著多姿的憧憬，萬物充滿了勃勃生機。

樹們草們花們，個個早早地鑽出解凍的地面，爭先恐後地著紅染碧吐新納翠。牛們羊們馬們，紛紛從流水的身旁跑過，追逐那三月的醒雷。

柳楊搖曳著綠色的夢幻，桃紅醉倒在了三月裏。蝴蝶歡舞在菜田間，悄悄地捕捉著幸福。蜜蜂依偎在花兒上，貪婪地吮吸著甜蜜。

杏花雨悠悠悠悠地飄來，為山野為城鎮帶來了一片清新。春姑娘舞起了陣陣和風，一群群青蛙在為其吶喊助威。熱情的太陽帶著動人的微笑，把所有的愛奉獻給了嶄新的生活。

三月，像一位懷春的少女，牽動了人們的神經。讓人癡讓人迷讓人傾心。在三月，人們不需要鍍金的門票，就可以飽覽大自然美麗的風景。

繽紛的三月，如詩如畫，拔節有聲，讓我的心田萌動了諸多希冀。閱讀三月，我思緒紛紜，所有的語言盡染上了春色。

■陳銘華

日環蝕

那人小心翼翼地東半球的沙灘上畫圓，意圖潮來時能起堤防的作用，不料五體也同時被圍……待到潮退時，逆光陰漂流到西半球的那些部份依然身處圓中，圓更已在圓之內

這過程，天上的月亮看得一清二楚，因此亦步亦趨地向著太陽……不悔的基因流轉自多年前的夸父，去，去，千里煙波單薄如一張剪紙——那人黑得透明的背影

2012年5月20日

虛擬世界

辦公室裡的午休時間：他瞄準了一隻隻怒髮衝冠的鳥（鳥當然沒長頭髮，也沒戴帽，只看起來像），一下下猛按手機小熒屏上的發射鍵，一隻倒下，一隻站起；又一隻倒下，又一隻站起，這個遊戲直譯的簡稱就叫“憤鳥”。而她忙著在較大的熒屏裡播種、施肥、灑水，用大躍進的速度來收割，一付三反五反的“勞民”模樣，收成也十倍百倍地超標，不過為免和“傷財”扯上關係，這個遊戲的正確名稱卻叫“快樂農村”，種的不是糧食卻是茉莉

今年春天開遍各地廣場的茉莉花，在更大的熒屏上見證著軍警瞄準憤青的那一幕，我再一次告訴自己：那不會是我們真實的世界吧

2012年2月16日

●散文詩乙輯

■達文

微塵

一出世
你們就啞了

你們散亂無章的意象
是掉了一地
斷線的珠子

沒有圖案的颜色
連主人也不願回頭

我俯視你們
比人間更奢侈的消隱

我捉摸不到你們
如此奢侈的消隱

如果我也無限縮小
你們將是我的沸騰星球

暗火(二)

我有太多的言辭
在花地裏燃燒

你坐下來
彷彿聆聽

風把斜陽
拖過又一座山巒

神遊記(一)

總把窗外當成盛夏
關不住的呼吸

總有山巒化身大鳥

■冬夢

花散何時

天荒了
葉也發黃了

地老了
樹不年輕了

往事輕過
如煙
誰看得見誰抓得住

一葉知秋
為什麼
眾樹竟然留不住一個短暫的
秋天

悠然的雲
是真實
還是幻覺

天地見證
難道連你自己也不知道
花散何時

2012年寄自香港

覆蓋夢的胸脯

你的眼睛是兩隻風箏
高不過雲

動物園舊址

風比黃昏更隱蔽
黑暗把山谷填得無縫無隙

縱然沉默比雲更空曠
也壓不住夢中狂奔的記憶

■遠方

巴黎印象

那是一家精品店
讓人眼花撩亂
卻陳列著不少非賣品
只是想展示
想向不絕於途的香客
或與深情款款的
愛慕者朝聖者分享
什麼算浪漫高雅
什麼是品味檔次
什麼才叫時髦才叫超前
就連門面
也闊大氣派
引領風騷卓爾不群
可惜我來去匆匆
人又迂闊愚頑
不解風情
一親芳澤的慾望
還在醞釀中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謝勳

未完成的生命

妳在生命的巔峰
卻讓一氧化碳
一呼一吸地
窒息青春年華
妳總是把天生的熱度
融化成當下
僅有的心事
歌曲被妳琢磨
成一串串的珠玉
彈跳在詠懷的記憶裡

扮演層層疊疊的角色
妳戰戰兢兢，不惜把人生
前向倒帶多少回

而這一幕
妳居然讓亙古
以來無解的謎題

變成妳茫然
隱入一坯圓土的
加速

往那糾纏的黑夜
未完成的生命那一面，飛

躍

（跨越台灣劇場與歌壇，認真扮演各種角色的洪瑞襄早逝有感）

■杜風人

神州竹芯

沒有開花結果 敬天愛地
無為 一管一節地往上爬
結果 反遭一管一節管制

腰桿直立不能直言
痛飲紹興爺魯迅的故鄉
一壺竹葉青 斗膽鐵了芯
一針刺向莽莽青天

祇為了 伸張
一頁青史

2012年3月1日酒島

雲南梯田

一禾一秧地播播插插 餵飽
南疆大理山窮饑寒坎坷的半崖斜坡

彝族的喊山 把山喊平可以僥倖獲得
伊人平平扁扁的一片心田 天高皇帝遠
叮咛多少隴陌委曲 即使將山削平
也只能翹首蒼天 捺捺艷陽
曲肱伸直一管管飽蘸汗水的長毫

長鋒揮灑膂力遵勁設計的平衡傑作
將春秋活兒分階級支撐的平面藉口
撫平陶潛酒詩中凸凹不平的田園苦趣

平面顛覆立體的鬼斧神工
解構很赤壁賦傾斜的坦蕩山水
重新排列人文滄桑抽象的蒼涼程序
拼湊一矩一框 很趙無極

■ 向明

瘋言語

要說，我這樣子不正常
定要釋疑只是一個字
愛，只是我的方式不一樣
我不會給你們噴香水
偏要給你們潑硫酸
那是因為
你們常說先有破壞再來建設
不然，我會總是看不順眼
你那懸膽的鼻子，溺人的秋波
活著不能按照你們的審美圖樣

要靠近我
除非你們去拿引火索
將我點燃，將我引爆
成一灘炫耀的火花
那是使我一瞬間灰飛煙滅的妙方
偏偏你們拿的是一根老舊的韁繩
想用已不時興的方式馴服一頭驢
驢也有驢權呵！我也要自由
唯一的罪行是我愛走在馬路中間
偏偏倒倒的，偏要你們好看

憑什麼？左腳
踩在日暮上耀武揚威的那傢伙
只有 baby size 規格的那傢伙
一朵花開沒三秒鐘的火焰
憑什麼要我把黑夜吐出來給他看
我早說過

點中我的穴
不要只撈我的癢
我會雙手攤開躺在地上
掏出傢伙疲軟地指不定那個方向

肯定，我吞不下一頭大象
雖然口張大得像鱷魚要把世界啃光
只有你們這些鼯鼠才會那麼緊張

■ 沐沐

雨 后

雨的滋味
才開始回甘

閃閃的粼光是誰？
茫茫的髮舞是誰？

整群如如不動的淨白是誰？
翠色、溫暖、香氣是誰？

一只張著口的棄鞋
問了一整個上午

那些岸邊的名字
逐一喚醒最深的失憶

隻手伸向那仍進行著的往事
時間化入了透明的軀殼

白鷺不動
水面飛起

陽光與河流共謀著極度的鋪張
向天、向風、及一雙濕朦的眼

雨的滋味
才開始回甘

找來我媽，找來醫生和愛人同志
以嚎哭，以針頭，恩威並舉
他媽的我怎麼比臨盆的母豬還窩囊
要是我還有反抗的力氣
只需一個手指頭就能把你們壓在地上
而現在我已沒有興趣和你們玩
好睏呵！一，二，三，開始打鼾

2012/3/4 台北

■ 林明理

夜宿南灣

哦我從密雨中
傾聽著，白窗外的椰林：
夜如同貓眼般
如此沉寂，如此神秘，如此吞吸著
我那過度焦慮的折磨
儘管如此
黎明仍僵在山梁
而沙灘的足音
即將消逝
在汪海裡
在太空裡
在許我太多的幸福的
暮色

在淺溪邊的茵綠 角落裡

我心隱痛，如清溪
細細諦聽無花果樹的剝落。
即使沒有綿羊牧童，偶爾
飛花鳴蛩，直到不自覺地沉淪其中。

到底生命的源頭，是否
來自無窮的底洞？
那迴盪於芳草間的歌雀
是否也曾飛躍千重？

噢，親愛的，那星子的深婉
如你沈鬱而焦慮的瞳孔
似乎召喚我，就像這冷杉
端立於恆常的夜空。

2012.4.13 寄自高雄左營

■半瞧

回憶常在路燈下逗留
想與兒時的影子玩耍
誰說時光無法彎曲？
放下身段就能變回孩子

再看螞蟻的投影
居然像只小雞
飛蛾張開鷹翅俯衝過來
最終小雞抓住了老鷹
這樣的結尾何等有趣！

路燈印刷的故事
全是童話版本
所有的影子都像剪紙插圖
隨便拾幾幅帶回家
既可作夢的封面
也是夜的窗花

春風得意

新年卸下冰盔雪甲
風箏 翩翩而至
送上各式各樣的
領結

楊柳搔首弄姿
與水中倒影糾纏不清
——相互驚訝：
你何時生出一頭秀髮？

春風像一匹漂亮的寵物
孩子牽著它漫天晃悠
鴿哨尖叫一聲擦肩而過
差點碰掉自鳴得意的短笛

所有生命都被春風吹醒
大自然進入了精彩的賽季
童心已開始領跑
淘汰依然殘酷

路燈下

■張莖

漢 俑

那位漢時女子的睡姿
安靜柔美如一疋
輕鋪在床上的絲絨被
她的微笑是夢的梳 鏡
許多人窺伺過
卻沒有人看懂鏡中的反射光
懶懶又軟綿綿地
投射在眼角的一小塊陰影
原來是未乾的淚痕
而唇邊一抹淺淺笑意
二千年了
卻似猜不透的心事
斜斜地浮掛著
如一題
謎語

V形草

兩根纖細的手指
從凍土裏伸出
舉著一個 V 字
測試風的刀口
使鋒利的殘冬卷刃

遺憾這場弱者的勝局
不易察覺
更無人喝彩
我想與它握握手
又怕居高臨下的姿態
傷害小草的自尊

看似卑微的生命
影子逐漸變大
夕陽隨我下蹲
借地平線丈量 V 形結構
它雖不符合力學常識
卻是春天最可靠的支點

■圖雅

車停在湖畔的小樹林裏
一捆一捆的蘆葦
積壓在車上
四個男人在岸邊
湖中的蘆葦地裏有兩人
收割蘆葦
我匆匆走過
沒問他們要把這些蘆葦弄哪去
也沒問它們的用途
中午時分，湖中央那片割平了
傍晚時分，另一片
也快割完
我莫名地憂傷
就像看見我的夥伴一個個陣亡

2011.12.27 天津

漢娜之死

雪白的肌膚，湖藍色的裙子
依然完好地倚靠在椅子上
地上有血
像月經，一點也不影響她的美

“中了彩也是壞事！”我感歎
“可不。”他說
“如果我中了，我就把它捐了。”
“那你的親戚朋友還不把你殺了。”
“我捐給沒錢念書的孩子。”
“那也不行，也會把你殺了。”
“要是你，你怎麼辦？”
“不說！”他突然笑了起來：“這像癡人說夢。”

再閉嘴看電視
員警在查找兇手
跟漢娜戀愛的，有過性生活的
都被找到
漢娜的私生活隨之瀰漫開來

2012.1.3 天津

冬·割

■桑克

冷

1. 我受得了這酷刑，
這一年一度的酷刑，
搖頭晃腦的蒸汽，
興致勃勃的電椅，
車轂上的雪，車窗內的霜，
大大小小的秘密……
2. 你唱你的詠歎調，
我哼我的咳嗽曲，
我不寫痛苦這兩個字，
我只用拼音想像
光滑的，褶皺的，帶麻子點的，
刻著紋路的臉：
TONG KU，看起來像一個地名。
TONG KU，看起來像一個人名。
3. 打碎這塊雪磚，
打碎那塊雪磚。
規格不一的雪磚被鐵錘
撬了起來，然後才是
規格統一的地磚。
地磚縫裏的草屑，
地磚縫裏的冰雪。
冰是冰，雪是雪，
不是兄弟，不是姐妹。
冰與水更親，
雪和心更近。
4. 呼吸噴向眼鏡，
結霜，凝冰，模糊的街景
越來越不真實。
有過真實這回事嗎？
笑比哭更難看。
有過真實這回事嗎？
監視球的獨眼又大又美。
如果眼鏡是狙擊手，
那麼它能擊中誰呢？

5. 你的背包很沉嗎？
很沉。手機，錢包，派司……
清樣，筆記本電腦，刮鬍刀……
彈簧刀，化妝盒，鑰匙，毛巾……
萬象，夜航西飛，卡夫卡……
楊樹，烏鴉，落雪，墳墓……
其中幾個出現在不同的照片之中，
猶如自動玻璃門記錄的
進進出出的人影。
那麼它的呻吟聲怎麼算呢？
凡是不正確的，都是錯覺，
凡是正確的，都是命中註定。
6. 厭倦旅行，厭倦了厭倦。
虛無開始了，然而還是虛無，
還是看不到有，猶如雪路的盡頭
仍舊是雪。冰偶爾客串驚喜，
客串一個停頓。
看不見計程車的邊走邊招手的步行者
看不見晨曦之真相的夜班新聞編輯
看不見有，看不到有，看不到
更大的厭倦之雪正在形成。
7. 比恐懼更厲害的
是悲涼。如果恐懼
是一把刀子，
那麼，悲涼就是
一把刺，短的，
而且似有似無，
蠕動，彷彿刺癢，
又彷彿痛……
緩慢而精細的折磨，
緩慢而精細的調戲，
緩慢而精細的蹂躪，
緩慢而精細的侮辱。
讓痛更猛烈更爽快吧！
雪也是這麼嚎的。
8. 如果沒有氣流，
如果沒有顛簸，
如果沒有馬達，
恍惚之中，你以為

■銀髮

他被飛機
推進萬劫不復的解體裡
他被汽車
撞成一個難看且潦草的死字
他獲知患癌
被痛苦額外的折磨就無可避免的了

突然被龍捲風襲擊
突然心臟病突發
突然沉船
龍的傳人就回歸龍的虛無吧
還有什麼能比心臟停止來得更快
除了溺斃

大家
都不想知道的壞消息
從電話電郵媒體傳言等方式
突然被知道

2012-1-22 北卡

飛機從未動過。
舷窗之外，沒有飛鳥的提醒，
沒有戰鬥機的提醒。
沒有寧靜，沒有危險。
只有晚霞正在演示
一片肺葉的一生：
從紅潤到黑暗不過是
半個航程。

9. 更多的新，
舊人是看不到的。
看見了也不能
拯救自身，
猶如泥沼裏的人，
看見了堤岸，
又如何拉拽自己的短髮？
又如何解釋自己的教訓？
而我們恰恰就是
這個雪的教訓。

2010.12.29.23:15 哈爾濱

■北塔

訪美詩抄

芝加哥

夢露像

廣場彙聚著人群、車流和言論
卻整個兒在你的裙子底下
隨著你的大腿旋轉

來自約翰·甘迺迪和亞瑟·米勒的
任何一陣風
都可能掀起你的裙擺
你想把它按下去
按下這個世界對美的慾望
那個膨脹的氣球

你的笑容像一片水域
氣球可以在水面滑行
卻無法進入到水裏面去
而你的口紅成了病態時代
不可或缺、不可多得的點綴

朝廷的權杖就要下達
且讓我在你的裙子底下
呆——躲——一會兒

然後，我可以心安理得地
消失於車水馬龍

白金漢噴泉

她的那一丁點水
只夠澆滅幾根火柴
所以她得借助神明和怪獸
借他們的口出來
能增效千萬倍

像一個舞娘，賣力地舞著
在風中變換姿態
在光中變換色彩
在摩天大樓的注視下
脫掉最後一件紗衣

其實，她只想跳給密西根看
但密西根的視線
已經被大小船隻擠滿

而我
只希望那跪在她舞姿裏的神馬
能掙脫她的懷抱
回到奧林匹斯山
重新去踩一踩那靈感的聖泉

海軍碼頭晨景

海從這裏被引進內陸
海鷗隨之而來
從這裏起飛
然而它們所能到達的
是密西根湖的另一個碼頭
所以寧願
呆在這裏，與麻雀為伍
連奧德賽都從遙遠的愛琴海
來到了這裏，甘願
與摩天大樓的倒影廝守

無論是太平洋還是峨嵋山
沒有一處的初日比這裏的更溫柔
此時她正撫摸著
每一片被晨風凍醒的草葉
還輕拍著
那尚未醒來的屋頂和甲板
而我昨夜從沙漠中趕來
一直在黑暗中堅持飛翔
已經使我厭煩

■林小東

戰爭之代言

血是戰爭的代言
當你染紅阿拉伯河
我看見淚在澎湃
仇恨釀成的“人肉彈”
炸碎藍天白雲

石油是戰爭的代言
一架架轟炸機飛旋空中
那是一隻隻禿鷹
撲向倒地屍首
啄食體內噴湧而出的油脂

有人把自己焚燒成一朵茉莉
從此茉莉就烙在藍色旗幟上
高高舉起
但再高
也比不上高射砲
怒放的一朵朵
煙之墨黑
血之腥味
茉莉。更加令人
觸目驚心

2012/3/19 寄自越南

我的鐵錨上了岸
才擺脫繩索
在碼頭上迎接
那剛剛結束黑暗旅程的朝陽
讓她的絮語
從我的左耳朵進
右耳朵出

2011 年寄自北京

■俞昌雄

關於烏鴉的美學

太多的人相信，這最後一隻烏鴉
來自畫布，攜有秘密者的光線
和塵封的年代所隱隱透出的烏黑的
疤痕，連同它那陰鬱的飛行

太多的人不敢發出聲音
烏鴉獨來獨往。它不需要重心
也不需要對角線，它曾留下了腳印
在人群中，它有王的稱謂

太多的人開始敬而遠之
彷彿真的知道，身體裏有窟窿
有著腐爛的事物，生怕烏鴉
前來啄食，擁有閃電般的力量

太多的人越來越惶恐
這世上的烏鴉幾乎都是看不見的
不管丟進畫布，還是停歇枝頭
它都不在，連翅膀都是空的

太多的人為此放棄了想像
那最後一隻烏鴉，它還睜著眼
它要帶走的，不是那個抬不起頭的人
而是我們當中那死後又復活的人

2011.11.11

收費時代

想拿的都拿走，不要談金錢
就用你掌心裏的汗水，眼眶裏的淚滴
想說的話就一股氣兒說出來
不要藏著掖著，也不要
裝著你是人群當中的最後一個
啞巴，哪怕這是收費時代
水比岸高，枯木比春天還要硬朗

想快樂就快樂，想悲傷就悲傷
這世界已無法權衡得與失
你付出的終究在另一人身上得到補償

2012.1.6

跑進時鐘裏的人

那個跑進時鐘裏的人
每天都對我說同樣的一句話
“我漫長的一生都拖著重負，一直
向你走去，卻無法靠近”

那個跑進時鐘裏的人
每次說完話，我就猛地看見
他前面站著無數和我長相相似的人

時間在遞減。我很著急
我聽見那個人的呼吸，在滴答聲中
他正以最快的速度讓自己現形

2011.12.19

2012年春，看海

初春的海，要顯得陰暗些
他們都不說話，那些村子裏的人
他們曾經趴在岩石上，等著深淵裏的
飛魚，停止歌唱；他們
用同樣的眼神，看一座島嶼
他們在我悄悄來臨的時候
解除了身體裏的潮汐。而海
還是如此陰暗，即便到了遠方
那些村子裏的人，絕不輕易點亮
燈盞，他們隨波浪而呼吸
抱著星星做夢，在一望無邊的漩渦裏
他們瞬間就能長出鰓和鰭
而我，我多像那個突然來訪的
倖存者：額頭沾著沙粒
身體裏掛著一張巨大的網
大海卻不分吉與凶，它是清醒的
它在它奔湧的地方留下了反光
我是多麼渺小，而他們
那些村子裏的人，他們僅僅是
一日復一日，視自己為水滴
在大地的一角，在時間的空隙裏
盜取一丁點兒的光明，隨大海
翻騰，發出同樣質地的轟鳴

2012.2.6

■石羚

境界

地球夠大
我的世界那麼細小
山夠峻高
我總失足於谷底
海夠浩瀚
我被溺在它的深處

我卑微得不敢奢望
就只會畏縮地給你寫詩

寫給你的詩
會不會是你夢中
一個微笑
夜歸時
踏著的碎碎月色？

2012年寄自越南

女兒身

她們用紅色的唇膏，從裙擺下
露出春天的愁緒。她們小心翼翼地
用植物熬成的中藥
一遍遍，擦洗自己的身體
她們不敢暴露太多
因那狩獵的人，已挖好陷阱
從一個窟窿到另一個窟窿

她們害怕流血，也害怕身體裏的
光亮。她們為此十分謹慎
哪怕隨手就能招來春天的信使

2011.12.27

■林忠成

新兵器

地裏那些柔若無骨、東倒西歪的花花草草
是將軍退休後的新兵器

“我們的百萬大軍怎麼辦？16世紀怎麼辦？
騎士怎麼辦？貴婦人的傷口誰去填？
子宮般張開的劍鞘、刀鞘用什麼塞？”

滿天烏雲讓劍客產生拔劍衝動
他像一條被抽掉骨頭的蛇，軟塌塌倚著門
望著遠方發呆

雨天的心事

雨把一個人的秘密密密麻縫了起來
天空黑著臉
一個人把夢當作一匹白馬在屋頂上牽著
把屋子裏的人的夢當做青草吃掉
一個晚上，小鎮全是吃草的聲音

第二天醒來，全成了禿驢
從此失去記憶

桃花開

一陣浩浩蕩蕩的美麗
像當年的日本鬼子殺進這個單位
把一大幫男人殺得人仰馬翻
各家從此乒乒乓乓砸個沒完
半夜說夢話
“桃花開了，小河漲了。”

馬依然拴著
未出現萬馬奔騰的壯觀

2011年寄自福建

■輕鳴

失望的海星

厭煩了
蔚藍的遼闊
爬入紅火的銀河
唉！這地兒，真沒想到
乘光串門兒往往要走好多年頭兒

牧童

牛背上
做著
立體的夢
粗大的牛角
晃動，招引
樹梢后細嫩的月牙兒
魔笛輕吹
破——曉
大醉那個春風
撒潑，綠遍山水

坐輪椅的女人

行走的能力，永遠留給了
寶馬奔馳的高速公路
那一次撞擊，地球的板塊錯位
山巒破碎，怒海狂嘯
迷茫中穿越悠長的隧道
全新體驗童話的美妙

林間，透明的小精靈懷抱
沾滿露珠的果實，綠色枝頭坐臥
紅木屋的房門微微開啟
躡手躡腳走出七個幽默的矮人
一隻生氣蒸騰的水晶鞋
隨著落葉飄動的曲線跳躍

所有的鏡子，打碎丟棄
輕輕揭開蒙面的薄紗層層

■于中

五月；母親

五月
想起花
想起五月花
想起花節
想起母親節
想起……
母親

有關五月以及其他
母親所說的
絕對不是廢話

4/10/12 寫於休士頓

透迤的斑斕從大開的窗口猛然涌入
一手摘下昨日的太陽
一手摘下當空的月亮
製成燦爛的輪椅

沿著山路的盤旋強行高攀
穿越怪狀畸形的關口
漫遊莫測變幻的節氣
不畏艱險，不為獵奇
只畏失去心境的天然綺麗
只為領略神韻的無窮餘味

風，滿載松濤的音響
空谷中來回浩蕩
雪，以白色的懸念
刺激冷峻的峭壁
鋒利的冰川之巔啊，能否
雕塑胸中閃動起伏的情意？
霞光萬丈，映天耀地！

■夏野

夏日夕陽

彩霞

您是什麼？
夏日夕陽——
一縷彩霞向西方
飛去，飛去，飛去……
您是什麼彩霞？
為什麼張開紅紅大嘴
揮舞拳頭
把子彈射在我胸口？

您是什麼彩霞？
偏偏要奔跑向西行
將遺痕留駐我心中
叫我蒼變顫抖

您是什麼彩霞？
日落西山還徘徊窗頭
黃昏後我痛苦
掙扎在暴風雨中

您是什麼彩霞？
呼喚秋風
伸出血濺的手
用愛挺住發木的口！

彩霞啊！彩霞啊！
您到底是什麼？
海葬了愛之心
也難以漂逾大西洋去巡求！

鐘聲

豪放暢懷疊韻無窮
伴隨急促聲音
爆發鳥語花香
囚中加火旺旺吼叫
水中又游飄飄翻騰

那年——那月——
黑暗栓住大門
您，總是遞來火種
集合。高歌。怒吼。奔突。
指向昏庸日頭
高牆倒下
您用愛情胸脯抵擋
您哦！是殤逝甲子年的祈龍
到西方還寄來問候：
問我眼球何失明？
問我逃亡何踰越？
問我心靈何鬱然？
我祇有讓恐懼留在腦後！
依然迷戀您賜予的白天！
您是夕陽紅！
您是不滅的螢光！
您是大海的波浪！

您是日夜一盞明燈！
您是鬱鬱蔥蔥常青樹！
愛您無止無休！

西風行

一步一步西風行
蝴蝶無數追逐飛舞
憑樓張望白告月當空
黎明靜悄悄
微風虛渺
金鱗俱綠
滿目雲山遼闊
夢遊心跡向陽
大江浪淘千古風流
遠山橫空霧靄朦朧
您，姍姍西行
我，面臨西風骨髓俱紅
一冬不見梅花雪
老樹何來生春
花不開
路遙遠

■陳葆珍

掃墓

樹上的綠芽
張著嘴
似乎在說
你又活著來
歡迎歡迎
喀嚓一聲
枯枝敲打著
墓道的落櫻
驚醒附近的亡靈
紛紛亮出自己的名字
鐫刻在這寂靜的山嶺

也許清明時節
你們在等候
熟悉的腳步聲
也許三尺黃土
擋不了再生的美夢
可憐的亡靈啊
我無法帶你走出
這沉睡的寢陵

這生與死
奈何僅在黃土的上下層
爹娘聽到我的嘆息
從墓碑下不斷叮嚀：
回去吧
小心走好你未走完的
那段里程

2012年4月8日紐約

空山蒼松枯萎
暮雨瀟瀟寒慄

大雁駕彩霞向西飛——

2012年5月5日
於新澤西山野新村

蘇北作者群作品展

組稿：阿土

■阿土

本名莊漢東，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新沂文化編輯。有散文集《有一種距離叫遺忘》等。

地球之殤

地震

真的只是一次振動 或者
情緒的一時失控
就這麼說發洩就發洩了
災難這就麼發生了
面孔就這麼扭曲了
那些生長的事物倒下了
只一轉眼 我們突然開悟
明白了什麼是色 什麼是空
可這種境界還能說出來嗎
像那些無法細描的情節一樣
惟一種疼痛的感覺
不經意間漫布全身

海嘯

不要說沒有任何徵兆
我們已滿足於享受很久
過早地忽略了不該忽略的細節
那挾雷裹電的聲勢
或許只想讓我們明白
居安不思危所要付出的代價
我生活在內地
海嘯離我的處所其實很遠
但是我有顆可以感知的心
所以它的吶喊之音隨時可以傳來
我不知道它是否想讓我清楚
什麼事情 但我明白
災難並不遙遠 死亡更近在咫尺

■郝茂軍

江蘇新沂市人，1971年生於江蘇泗洪，1990年開始學習寫作，現為《蘇北》副主編。

冬日遊踢球山

這裏是空寂的
冬天少有人來
湖水的天色可以為鏡
當一個人穿過記憶的千山萬水
這裏可以隱居
午時的太陽發出奇異的聲響
只有夢中才會出現的人
現在都在我的身邊
我們交談 生死和命運
這些豔麗的花朵和文字
散發出馥鬱的香
你看這些松樹一直堅忍的表情
被山石牢牢地抓住
我坐在向陽的一隅
枯草是離我最近的朋友
這些泥土上的王
從來沒有理會時光的意義
我們握手問詢
千年的時光早已被我甩在身後

情節

唇齒間一個人已死去多年
或者毫無意義
酒在頭腦裏點燃乾燥的柴草
你的臉色通紅
這些年我已遠離了空洞
有時只是沉默地看著
我所熟悉的每一個人
對於酒可有可無
打開另一瓶酒時
我突然有些驚慌

這乾淨的液體一旦入肚
那結果可想而知
眾人離去 一時間
我卻走不出自設的情節
被風一吹
我才知道午後的天氣有些涼了
街面上人來人往
如過眼雲煙

■王旬恒

江蘇新沂市人，《蘇北》編委。著有詩集《迎春花》。

萬語千言

攜小女踏青

我牽不住的小手
在小草間
撥出了春天

日子

從春天到秋天
從今天到明天
只是一片葉子的距離

朦朧

有些美
因此亮麗

歷史

足跡
有深有淺
深深淺淺都是價值

苦瓜

生來愁眉皺臉
只因心中
有苦無處訴

■李營

生於20世紀70年代，江蘇新沂人，徐州市作家協會會員。

看不見的地方

我在尋找你們時 一些事物無法靜止
春秋幾十載 一棵樹的葉子青了又黃
沒人能留住一根白髮的蒼茫
暮色裏的親人 用懷念抱緊自己
渴求與原諒 掩蓋內心的憂傷
我的時間長滿青苔 把所有的苦難收容
不想因為某種生活 叩問我的靈魂
我的祖父母 我的兄妹 他們離去時
回憶是如此之慢 收藏那些埋於路上的骨頭
可是無人看見 我掉落於地的心
是我無法停留 還是那片靜默的土地
貼近他廣袤的胸膛 貼近呼吸
我多麼希望自己是一叢小草
在他的腳邊 陪伴他 蓬勃的生長
今生今世 你們已從我的軀體裏割離
我所擁有的 只有螢火的光芒
我無法阻止和後退 那些生活的絕望和期望
燃成時光的灰燼 紛紛揚揚

雪中探梅

深色的雲朵壓境 我的呼吸
被一場雪輕輕地接住
靜默的寒意 被枯枝寫下隱蔽的感受
我聽到冷峭的骨朵 枝頭梅花醒來的聲音
展開的容顏 在白色世界裏起伏
逐漸散逸為天空的星斗
雲的一切 一些傳說正被打造
而那些芳香正被月光托舉 在風中飄揚
被伊人擷取 成為離人的眼淚
而我預想的花朵被雪加冕
把自己留給紛擾的紅塵
當時間的快馬揚蹄飛過
消融為冬日的最後一道風景
等待也是堅守 雪落無言 將梅包裹
靜靜地依偎 撫摸或握緊

■朱顏

原名朱繼強。江蘇人，蘇北編委。

冬日黃昏

落日太早 來不及
告別這簡短的一天
風衣夾縮著僅有的暖意
和你微笑著作別
車燈閃爍
忽閃忽閃地像隱約的心事
一點都不陽光
好在路邊次第燃亮的街燈
照耀你行進的步伐
剛才那杯咖啡應該還在桌上
沒有了熱氣
沒有了一漾一漾的漣漪

風 箏

紙質的窗子 藍天上
有別於鳥類的飛翔
在老人和孩子的眼中
他興奮得有點失態
像一個初涉人世的青年
心比天高。如果可能的話
他願意比天飛得更高
像白雲打聽遠方的消息
或者把自己當做一枚郵票
借助於風力
飄離我的視野
那年春天的南風中
是誰放走風箏又收回
誰把懷念帶給我 又取走

■醜乙

原名張建，七十年代初生於蘇北。
蘇北副主編。

這個冬天

1.
雪，一直

延伸到現實
覆蓋了
另一場雪

2.
這個冬天
我一直緊閉著雙眼
我怕，向遠的視線
衍生出，溫暖的貪婪

3.
聽說，雪
還在北方玩耍
來不了了
我哭了，這個冬天
再也沒有了可藏的
秘密

4.
此時
綠，只在紙上
春，還在路上
鑒於此，我
只能念一首古詩
去等

12月，我想念雪

沒有青翠
一切都是寧靜的
無法打破這嚴整的結構
冬天，已成事實
候鳥走了，白鷺也走了
樹葉、果實和晴朗都已丢失
僵硬的肢體告訴我
我，又蒼老了一年
我知道，你冷
不能入睡的人不止你一個
此刻，我正站在春的起點
重溫思念
並，猜想著
在我思念的炙烤下
你的身子，正
逐漸變暖

■柳青青

動物園

它們有些風雲際會
它們有些一鳴驚人
它們有些牙尖嘴利
它們滄海遺珠
它們身嬌肉貴
它們誠實可靠
它們三山五嶽
它們肝膽相照
它們有些俠骨柔腸

它們來自山窟窿
它們來自五湖四海
來自原始森林
來自綠野仙蹤
它們來自藍天白雲
欲一睹人類的奇形怪狀
每天都趕來到這大觀園
來
放下身段

它們都靜靜地
文明地分門別類
各就各位躺在架上櫃裡
放長雙眼看各式人種
心機算盡互相傾軋
討價還價甚至血債血償
為了一些雞碎

人的眼睛長在額頭上
用同一個鼻孔沆瀣出氣
用一個腦袋裝著
千奇百怪的鬼主意
他們趾氣高揚勾心鬥角
都張開血盆大口
吐吮著腥風血雨
時刻都在裝神扮鬼
不時口吐 Thank you sorry
雄的雙眼鹹濕
雌的穿得省布欲蓋彌彰

■彭國全

思鄉曲

——紀念著名音樂家馬思聰
(1912.5.7-1987) 一百週年生辰

月勾起遊子的心總不放下
詩承載遊子之情從未止息
這千古不斷的思鄉
還要怎樣去表達 去寄託？

您牽出琴弦 伸長千里萬里
連結著故鄉和異鄉
縫合了兩地親人遙遠的思念
這個情景不在夢中，而是
在夢外，在耳邊，在眼前

弓弦成了唇齒 切切傾訴心聲
蜂蝶不採花了，去採
瀟灑故土芬芳的旋律
皆因小鳥已在枝頭
唱起了動情的新曲

樂思融和月光，樂句洋溢詩意
愉悅了美化了多少心靈
慰藉了撫平了多少鄉思

樂曲的拍子在生命的脈動中
生命的心跳在樂曲的節奏裏
〈思鄉曲〉縈迴往復 繚繞不息
2012-4-26 作 5-7 定稿

臉上在右風雲吊詭充滿變數

它們不明不白
呆在那裡

它們最後決定
各自分頭跟蹤自己的對象
走進人們的巢穴
突破人類內心
一看是伙伴
抑或不共戴天誓不兩立

■蔡可風

紀念馬思聰一百 周年冥誕

那艘滿載著樂曲潛逃出來的航船
在探照燈交加的喧鬧中 穿行
大海 用蔚藍色推進哲理和生命
星群 合力湧起巨浪去鼓動激情
去呵護這根飽受扭曲屈折的琴弦

思鄉曲的音符一片片 硬被磨出了
尖角 去痛刺台海兩岸離人的心
少年兒童的純真段段切割 捆捏成
點點 紅衛兵供奉萬歲爺的香火
數十萬人寧蹈東海 總理僅遺憾你

哪裡 是歷劫百年骨灰歇息的墓穴
哪裡 有億萬音符離合飄渺的空間
或許 唱紅的嗓音再度又再度結集
把你 丟入深海的毛像章泛起翻個身

2012年五月七日於紐約

附註：音樂家馬思聰六七年於文化革命期間偷渡往港成功，立刻把毛澤東像章丟入大海。事後，周總理以不能留住馬思聰為平生大憾之一。馬思聰名著“思鄉曲”被利用作天天向台灣廣播。“少先隊隊歌”由郭沫若填詞，成為訓令導至培養出“紅衛兵”。

最後鐵定
走進他們的腸胃去
打探得更仔細徹底

可憐它們都已中了人計
易水瀟瀟
一批又一批
執迷不悟的勇者
永遠消失
在世間

2012-05-06 加拿大

■ 嚴力

喝 風

水有流動性
風有自由度
除了喝水
更要喝風
風進入體內後
經常形成
瘋狂不羈的龍捲風
所以要訓練它
出口成春風
風口裏的鮮花
有強度九級的
芳香和溫柔

沒有良藥

一頭是糧食
一頭是彈藥
挑著扁擔往前走
歪歪扭扭
我們習慣了時常跌倒
一邊是機械化農田
一邊是高科技戰場
新世紀挑起的扁擔
在時常跌倒中
還面帶苦澀的微笑
彈藥這個中文詞真是太妙
這副對待性本惡的方子
本身就是不治之症
千百年來連病帶藥地
一貼貼地灌下去
就是挺直不了和平的腰

任何邊界兩邊的咳嗽感冒
互相傳染的幾率不斷升高
加碼的外交口罩層次還是太薄
雖然病情可以政治協商

但細菌的繁殖不管那一套
所以藥裏的化學劑量越來越花哨
儘管病情有時候會輕聲輕腳
但怎麼看都不像舞蹈
關鍵時刻
甚至婦女兒童都知道
拿著方子到彈藥庫去取藥
還是這一劑猛藥
管它文明退回到哪裡落腳
這個世界啣
沒有良藥

新歌勞動

多少年來
我們歌頌勞動
歌頌勞動人民
直到發現了
污染也是勞動的副產品
還發現了很多副產品
甚至比正品還流行
譬如人類的幾家
從屬於強權的廚房
就能用暖房效應用掉幾座
不可複製的北極冰山

所以啊
往左還是往右
勞動之前要想好方向
方向錯了還不如不勞動
還不如少做幾天勞動人民

蘋果我是早就知道的

打開郵箱
一封標明為賀賀的郵件
說我中了獎
一件名牌物質
廠家是蘋果
功能齊全

■ 魏鵬展

執子之手 在鐵路上走

鐵路很長 走在鐵路上
執子之手
小孩撒花
跑跑 跳跳
只看到笑臉 笑聲
聽不到
執子之手在直路上走
南瓜車不好坐
射燈固定了節奏
蓬山此去無多路
青鳥在哪裏？
鐵路很長
漫步的堅持就是目標

2012年5月4日上午香港

如今是大眾趨之若鶩的
掌上明珠

蘋果我是知道的
出生時髦
高科技的家譜
故鄉是老牌資本世家
如今的聲名涵蓋五湖四海
本來是要排隊付錢的
我卻撞到了免費的好運

蘋果我是早就知道的
具有火爆的三圍
當年就是夏娃把它
遞給了亞當

2012年寄自上海

■君兒

給不在世的姐姐 算命

姐姐
以前我用書
現在我用電腦
給你算命
給一個不在世的人
算命
這有多荒謬
你得了46分
我得了58分
我們姐妹都沒及格
12分之差
你赴黃泉
我仍在塵世上
懶惰 夢寐 掙扎
姐姐
螢幕雪白
我看不到你的音容
你現在的世界
是什麼樣的
如果也是六十分
才算及格
那我們姐妹的同病相憐
要持續到第幾次
輪回
第幾又幾分之幾世
以後

懷念

讓我這個坐在屋子裏的人
懂得懷念
懷念陌生的事物
它們在遠方
已燦爛了兩萬年

■錢雪冰

致謝

我抓起杯子一飲而盡
五秒鐘後 你異常鄭重地通知我
三分鐘前 一隻蒼蠅被我
喝下的水 誘殺

兄弟啊 我該如何向你的提醒
致謝

與盛夏較勁

我躲在我的影子裏
我始終躲在我的影子裏

一隻蟬 現場直播我的煩躁
我的懦弱 以及我的詛咒

殘局

僅僅是個誤會
朋友們紛紛離席而去

燈光耐心傾聽我解釋
拒絕評價是非

一個人收拾杯盤碗碟
世界留給我的殘局 一派狼藉

這沉默的兩萬年裏
你來過
又飄走
讓我的經書上
畫滿桃花
好讓異代相逢的人
又馨香可嗅
唵嘛呢叭咪吽
讓我轉動的經筒飛舞

2012年寄自天津

一個季節消逝了
小雨還在空中
不時地滴落滴落
那是一杯濃濃的茶啊
是苦是甜
只是品嚐後的回憶

也許哪一個猩紅的清晨
有了更加燦爛的季節雨
這小雨化作瓊漿
甘甜了那抹意象的綠
我也將無惜這淚的分量
匯合雨
任其奔湧成海

生命之河

一瀉千里
奔騰于寬闊的心海
萬丈迴旋
湧動著父兄的豪健
精靈般
亮麗著世間的陽光

不知道
沒有你的日子
會枯瘦得怎樣形容
會不會
曬乾亞當和夏娃的記憶
讓那個溫馨的夢長眠

既然
擁有了你和猩紅的躁動
就要鍾情于前路的坎坷
每一次超越
都有一首不竭的歌
藏在靈魂深處
在一個流淚的雨天
感動那朵潮濕的雲
讓七彩的橋
將那絢麗的夢
引渡到你的彼岸

2012年寄自黑龍江

■錢麗琴

無悔的淚

■雷默

大別山

1、話語

杜鵑花和風
瀑布和石頭

布穀和山雞
雲朵和天空

它們各自說著話兒
只有我和你

走在山谷中
誰也沒說話

2、顫慄

還是那些雲霧
從山前繞到山后
讓青山，在遠近之間

還是那些山巒
松樹。泉流。岩石。飛瀑。
恍惚在大鄣山中

只是一叢叢，一簇簇
紅紅的杜鵑花
讓我顫慄

2009.5.9

雪 後

太陽從雲層裏探出頭
雪後的空氣清冷、幽秘
世界乾淨而透明
像一塊剛剛擦過的玻璃
又似一盤重新開始的棋局
黑與白，悲與喜，從容與匆忙
動者愈動，靜者愈靜
記憶，冬眠深處的蛇

新大陸 130 期

■李東澤

大 廟

回農村送我姑媽
在村口的小廟
把紙燒了
返城後跟媽媽提起
她說到文革
那時她 20 多歲
和我姑媽
跟隨一群紅衛兵
把村裏的小廟砸了
可是，懷著對新社會
的嚮往
她倆又在夜裏
偷偷地去把小廟
蓋了起來
是擔心那些餓死的
老人和孩子
找不到
去見閻王的入口

2011.06.20

突然蘇醒，伸出了舌頭
樹影、車流、岩石
岩石背後的風。風中的葉子
葉子下面的擁抱和親吻
雪覆蓋了山巒，多麼短暫
唯有靜慮，像冰凌
在緩慢的冬季，在黑夜中
持久地懸著
孤獨的冷冷的芒刺

2009.1.6

■阿北

退 化

有多少夢想，可供揮霍
在這個熱鬧的城市
某個下雨的日子
風忽遠忽近
你燃燒的青春
讓菩提樹開花，讓陌生的人群
心懷忐忑

一棟建築的天臺有桂花盛開
你發現自己已不信仰一切
桂花香香徹你的肺腑
你只感到綠葉更繁，花瓣並不優美
你此時的眼睛
落日遠比朝陽更遠
比地平線更重

電話撥進又撥出
是誰的建議令你的陰影在斷頭臺
一次又一次地往返
你不明白自己，這一生
是要點綴博物館
還是用來點亮教堂的塔鐘

城市比任何時候更像一個屠宰場
你所見的猩紅比日常所意味的更具深意
你的目光已經結痂
在規章森嚴的國度裏
你小心翼翼地走進一個罵罵咧咧的市場
伸手在一個小販的面前
想購買一張回到你素來生活的返程票
你遭到的唾棄，像被你揮霍的夢想
而周圍那些給你建議的好心人
此時正手持一把淌著鮮血的屠刀
哈哈大笑，興奮地哈哈大笑

2012 年寄自深圳

■吳投文

孤獨者

我看見你
在地陷中掙扎的大恐龍
慢慢變成一堆骷髏

在骷髏的上方
有人穿過鐵絲網
搬走一塊發熱的隕石

月亮照樣懸在空中
往茶杯裏縮小
成為一隻空洞的眼睛

最後剩下的
是你和我的影子
它們在鏡中喃喃自語

保羅·策蘭

今夜我讀你
在你的孤獨中死去一回
身不由己地死去——
“來自寂靜的見證”

在你的悲哀裏
拭去一個詞的灰燼
翻過另一頁
你在時鐘的囚禁裏沉默

而我有自己的悲哀
你的悲哀是另一部分
我為這個時代加冕
不過是你另一部分的回音

2011年寄自湖南

■龍郁

宿鳥

對於浪跡者來說
夜眠三尺，是不是太奢侈了
對付一整夜
只需一條細枝

我說的是入夜的飛鳥
巢只是為哺育兒女
一旦巢內的鳥兒們羽翼豐滿
它們就會將舊窩放棄

這些天上飛的精靈
更關心腳下的事
天黑了，這世界會沉陷嗎
它們輕輕地落下來
提著一條細枝
不，它們提著的是一棵巨樹
它們提著的是大地

殘缺美

剛寫下這個標題
圓圓的月亮就掉了一角
好好一個月
有大半時間是殘缺的

我們就是由這缺口
走進月華裡——
哦！一匹光潔舒展的綢緞
只有剪破，才能成衣
而時裝，一穿就舊了
但每一天，都是新的

花瓶，懷抱裂紋
果園，暗伏蟲眼
美，就是在這種殘缺中

■張玉紅

讀你入夜

貧窮的人買不起光陰
只能和黑夜瓜分 昂貴的月亮
月光真好 打開你層層紗衣
我一坐就到了古稀
跟月老一樣 呆呆地讀你

我的呼聲吹開了你的心靈
來不及說出的感動 被淚水偷走
那樣平靜的流水彷彿在丫語
在這星星灑滿的靜夜
愛情就在風中長大
歌聲就潛伏在草尖上
唱遍了整個維也納教堂
念你一生的名字

一本書讀掉了多少根黑髮
一首詩想出了幾許縷縷銀絲
像追趕海潮一樣 總也趕不上
總也讀不懂
其實 你不純潔 也不詭異
合起來只是一張乾淨紙
書中的黑與白 是我命定的終點
這太陽和月亮 誰大誰小
這夜會比夢更遙遠嗎

2011年寄自四川

不斷更新自己
維納斯風情萬種地在我們眼中
藏起了自己的手臂

2011年寄自成都

■ 毓梓

一生知足

渡過環繞的河流
曼陀羅蜿蜒地生長，我的家
隔著茅草屋眺望彼岸
船會隨著清風流走
這一晚有人死了 爐火正旺
黎明有人降生
爐火熄滅
冬天順勢溜走
鮮綠沿著村口的樹緩慢爬行
刻滿年輪的皮膚融進小米粥的熱氣裏
晌午曬暖的老人是所有暗黃的書
槐樹下我輕捻日曆的老祖母
讓我一生知足

我的年輪你數不清

多少故事在散步間展開
從1到2的距離
多少算式都是無意義的

花池裏無數的昆蟲
更細微到顯微鏡裏

多少生命
輝煌的活著
對於世界是未被發現的意義

多少壯舉
多少凝神的哀愁
都是一輛灑水車，開過去
淋漓……那些多餘

我是黃昏的木頭
眼巴巴的凝望著雲端的旗幟
不過木頭尚無痛
而我依靠的是經年的穿鑿
無明的斧劈

週 一

都上班了，很安靜
超市菜市
人流稀疏
走路，心情舒暢
採買零食，優酪乳巧克力
素丸子，自己炸的
未必有市井味兒
提著大包時蔬
我還在計算著六月
一場接一場
那些朋友們的婚禮
比今早開的月季
還要多

默 片

我夢到了一部電影
我高中時候的朋克男
相當沉默的我倆
在同一輛巴士上，空氣
是淡黃色的，背景音樂
少有的懷舊，那是冬天
將近春天的日子
小提琴獨奏似的悠緩
我們並肩默默地立於
巴士後門，沒有言語
他鮮藍色的羽絨服
我紅豔的帆布鞋
在這個時候褪去了顏色
莫名的巴士逐漸緩慢
車門打開
還是沒有一句對白
包括目光的交集，沒有了
慣常的搖滾節奏
沒有一絲跡象符合畢業那年

■ 李文強

烏孫、烏孫

來吧，我要在月亮和草原上搭弦和射箭
除去琵琶與錦瑟的婉約氣息和曲調
幾千年來，我一直將馬頭琴和胡笳
憂傷彈唱

十萬片雪花覆蓋起祭祀的遺跡和牧場
多年以前你從阿爾泰山徒步走來
逐水草而居，揚鞭而歌

那些流傳在中北亞和古波斯高原的傳說
隨風而起，遲暮下的光線
比塔爾巴哈臺山上的白塔低矮
又比阿爾泰山脈的牧草柔軟

太陽落山之前：我擔心那些草原上的
傳說

會隨著大風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而那些烏孫部落裏牙帳外的旗幟
卻至今沒有隨著草場的遷移，完整地
保留或敗落下來

2012年寄自新疆

憤怒砸碎吉他的我們
就這樣默默下車
路邊是貼了幾百遍的性病廣告
被風吹起邊角的尋人啟事
除了眼前錫紙燙的劉海，風
顯然沒有在這個城市帶起什麼
字幕陸續出現在鏡頭中
那是冬春乾枯的樹影下
我們沒有回頭的各自走遠

2012年寄自天津

■施施然

替母親走進故宮

1、

這些日子持續高溫。置身在
已度過無數個雨季的故宮，感覺到
時間的移動。它在轉向
過去，還是未來？
我是否正抬腳，邁進這沉重的朱紅色歷史？
還是在膝下聆聽母親的教誨
當我初生的野性暴露之前？
為了與這個時代平行，融進每一個
黎明，或者黃昏
母親試圖折斷
身上所有的犄角。連同我的
我或許還能背誦：《弟子規》
或《百家姓》
還記得“女孩兒不能仰臉睡覺”
在大雪封門的北方早晨
她點燃古老的爐火，取出
我和哥哥上學穿用的棉衣，抖開
仔細烤暖
那爐火炙熱如夏，如此時
這故宮中用舊的日光。

2、

然而母親一生
從未踏近她禮教的源頭
甚而，不能成為一個活著
講述她微弱的一生經歷的人
故宮朱紅的大門敞開著
乾清宮、太和殿、御花園
那些陰謀，和血腥，佈滿在每一個細節上
和“莊嚴”相互混淆
我不知道，這是否，符合她的想像？

3、

當我說出：來臨！
它的意義，已經消解
當我退回記憶，某種東西
抑止我，或是指引
我聽見昏暗的殿堂中隆隆的轟響
和古樹，顫動的氣息

■白一丁

不著調的奔跑

我的金色年華也曾踏上高傲的旅途
最破的裝扮和最不著調的奔跑
驚動了街坊四鄰，雞飛狗跳
迎面遭遇了知識劈頭蓋臉狂抽過來
我在印刷體中舉步維艱，在誦讀中
接近白癡
在成長的時候迷上女同桌卻失去了表達
想當流氓，我熟記於胸的理想
對著滿臉青春痘卻走上了回頭路
想去流浪，還沒邁出左腳
右腳就哼唧唧打起退堂鼓
一次次給自己起了渾名再一次次棄用
一次次在夢中飽餐尖叫與變異
再一次次投宿在自己的原諒裏
現在我再次原諒自己，再次接受
眼前不著調的過往

新世紀的強光

遮蔽著黑暗的部份
它行走，竊竊私語。不動聲色
和我對峙

它在質疑：意義！意義！

我看見，歷史冷硬的臉龐
在天空搖晃，不發一語。

4、

但我終將回到人世之愛
回到這洶湧川流的過客之旅
琉璃瓦、青銅鎖、漢白玉欄杆
斑駁的紅牆下，男孩
切入我的鏡頭，奔跑在長大的途中
我要敘述這人類的微小的
故事，不介意
追隨母親，死去一次，讓虛無的時間再生

2012年寄自石家莊

■李司軍

晚宴

這首詩其實很難表述
因為沒有奢侈，更不見繁華
我們吃著“隨便”這個詞語
像品著清宮的滿漢全席
我是康熙，她是宜妃

如果預先知道江山傾塌
我會毫不猶豫地
把心挖出來，煮給她……

三個小妖精

這個春天的凌晨兩點
我看見三個小妖精
揚起花瓣的臉
聚到鏡頭前面
稀里嘩啦的笑聲
像溪水一樣從身邊流過
我突然感覺已經愛上她們
那一身的紅妝
裹著舊日的懷念
像一股妖氣
瀰漫成東邊的霞光

你看我的翠花

你看你看，我的翠花
小鼻樑，小酒窩
小小劉海遮不住的大湖泊
我對她很好，什麼都敢說
就不敢問：
我可以喜歡你嗎
不然，她會摸著黑
來到我亮著燈光的窗戶外
淋著春雨
站到槐花開落的
第二天

2012年寄自重慶

■王妍丁

春天的花朵

收到你的 馬蹄蓮
我是多麼開心
連綿積雪已經消融
這乾燥的北方
我真想放開自己歌唱
在你穿過的路口
不再有任何的猶疑
要麼做一隻鳥巢
離你的世界更近
要麼我就立志
成為你
悄悄的
不管向南還是北
遙望那一縷霞光
都將是我的
幸福

去遠方

一隻鷹的天堂
也是我的信仰
不要告訴我太多真相
我不相信 那些被折斷的
翅膀
就像黑夜裏的黑
誰不知道
它是一塊煤
一塊地下的煤
最危險的不是沉默
而是一輩子
都覓不到 一個知音
年輕的生命 這燙人的
琴弦
請不要揮霍
哪怕是慢慢湧來的

苦澀
我們也應該對他
有個交待

親愛的……

我已習慣在街上
看人流成雙結對的幸福
仰望天上那檸檬的甜蜜
而不感到失落
“上帝給了你一張臉”
我想用這張臉
送給你一些微風
春天的柳絮
也是我喜歡的
我不想浪費這生命
等待是漫長的
請允許我和它們約會
分一些有趣的故事
和掌聲
路上
有我留下的記號
如果你來了
就請大聲的
喊我

我很想跟你談談

我很想跟你談談
今晚 我現在的心情
我剛聽過的一首歌
那裏下雪了
路上已沒有了人
我不想再絆著一棵草
一切枯萎的
昨天
我想過開始
想過 一朵向日葵

■宋雨

雨來了

雨來了。像是遠方的親戚
帶來炒熟的燕麥和紅芸豆。

門開了。親人的臉，閃現又消失
雨的氣息穿透了我。

道 別

也應該有雨，是一個
隱晦的天氣。人們穿著雨靴
雨也穿上了雨鞋
到處是喧響
你們，雨，壞天氣，一起來看望我
做最後的道別
你們看到一個安詳而蒼白的人
也看到了我的一生
在雨中遠行
和誠實的牧羊人一起趕著羊群
在阿爾泰山上
在世界的盡頭。

2012年寄自新疆

大雨傾盆
多好
也適合沒有愛情的人
所有的黑夜都朝著天空
開放
我是它們其中的一個
只是我黑色的披肩
藏著你
留下的
閃電

2012年寄自北京

■蘭玉芝

四月的句子

一

若要我說，我說，扇貝可以張開，詞語可以等待
沒有被酒沾染的唇，可以暢飲和歌

可是，我寧願什麼都不做

昨天夜裏，我站在涼臺上看月亮
眼前是一片湖，我卻想到了江
“江清月近人”的江

四月，你的身體慢慢厚重起來
我見你的時候，你不再急於奔走

那時候是冬天，我的手指涼而修長
她意外地爬上一片溫暖的紙，剛好被你看見

有些時刻，可以被記憶清洗許多遍
許多遍以後，一件嶄新的衣衫
正慢慢變得柔軟
當時我捨不得穿，現在還是捨不得穿

二

就讓我們比賽，看誰走得更慢
看誰能將這火紅的樹，退回它的童年
將綠葉鋪平，花苞隱含

將一棵瘋長的草，還原為種子
並讓它飛得更遠
讓我們慢慢的，將一些詞語拽回
從淤泥搖曳的水邊

是修補的時間了，而太陽正在頭頂
我們還可以躺下，什麼都不做

三

夜晚，我的睫毛重疊在一起
比它們白天的影子還動人

它們重疊在一起，像兩片雲彩

就是這樣
昨天晚上，雨點落在它們上面
比你的詞語熱，比你的身體冷

■尹堅

此時此刻

此時此刻 我不想說話
就讓這天籟之音在空中流轉
往事如潮水般淹沒
記憶的河洲上
憂傷如河流般湧進來
初秋已為草尖點上了一點黃

我被一股暗流
牽動
湧動的心潮 過去後
心靈的廣場
被洗濯得一塵不染

當歌聲再次響起時
似水流年的舞臺
追光燈
竟不能把任何人
照亮

歌聲如水
漫過一個個座位時
竟沒有一個人鼓掌
我真想把自己最後的一滴熱淚
化做到太空的能量
從黑洞進去
從蟲洞出來
時光倒轉

初秋祭

初秋的河流
在悄悄流淌著
我的隱痛

那個在藍天下
轉身的背影
陽光下
突然把我刺傷
那個深深的傷口

柳，悠悠搖影
幾分慵懶
幾分風流
幾分不渝兒女情
幾分浙瀝漣漪
溼了湖中亭

■夢娜

柳

擁我入懷
愛千疊
思萬重
心在
夢也在
年復一年，日復一日
初衷不改
隨你，滄海桑田
風餐露宿
直到飄飄憔悴簾
再難傾城

一葉舟
兩顆痴心
看山谷沉煙，夕陽浣洗
回廊幽靜時，聽晚風簫聲
一生眷念
一世恩愛
煮壺溫酒
醉醒冬寒幾分悽冷

2012年4月8日 荷蘭

至今仍未結痂

多少年後
我站在時光之外
看著當年那個
唯美的畫面
仍忍不住淚流滿面

那個深深的傷口
平時只是
很偶爾的微微作痛
只是一到初秋
便會發炎

■西楠

病人，噓！

（又在咖啡館）

對面高大個子的白人婦女
把手戳在嬰兒車裏換尿布
換呀換足折騰了十分鐘
約在第九分鐘時
驟然抬頭
拿眼珠瞪我，那一眼
是什麼中心思想？

我於是買來熱茶和培根餅
翻開電腦坐定
打算談談那一眼中隱約露餡兒的：
痛苦
打算叫白人婦女拋磚引玉
再順勢提及
你我他她的痛苦
可
半天沒寫一個字
我恍然大悟我淺薄無知
病人之間別胡亂斷病

全
是
病
人

搖籃曲

那就死上一會兒
或者長長地睡眠

未言明的戒律
火焰上的寂靜
有片刻表裏如一

■依雯

天亮了

當 有一天
我 沉睡過醒來
渴望便告一段落
終結
逍遙就拍拍手
放逐了這一生
恩怨

失足的陽光
莫非把一夜心思
情感熱血
莫非那暖流的體溫
突破
夢迴
唇邊還黏住股辛酸

惺忪間
一道刺眼簾的視覺
日光？
月光？
意識間緊捏著面龐
我 還活著過來
冥冥之中
尚未放下塵世的牽掛

12/28/2011 寄自越南

噢聽著，親愛的
要天真無邪
流白色的血

2012年寄自倫敦

■杜朗朗

回不去的一代

他們將父輩的背影帶走
背影進了城
而根系仍留在了鄉村
他們將價值取向，生存發展意願
都寫在了城市
他們和這裏的水土氣候，粵語粵菜
都發生了某種聯繫
可他們沒有帶來足夠的火光
他們孕育的時間不夠長
城市審視他們，開出批單
走向城市的路並不平坦
父輩進退自如，戰勝與否
都可將鄉村作為退路
城市成為新一代的生活方式
生產物質消費，際遇寬容喧囂
這些元素更接近真實人體
他們對舊有的鄉村來不及背叛
他們被時代帶到了這裏
他們的田園已經荒蕪
他們回去的路早經堵塞
80後和90後新一代農民工
他們被城市化和工業浪潮裹挾
新聞紙每天都對一種命運進行判斷
他們缺失，他們欲望
這是回不去一代的全部

後記：我關注富士康跳樓事件，關注更廣大的社會病體，一個新的社會群體開始採取決裂方式處置世界。他們在物質上教育上進不了城，在技術上心理上回不了鄉。他們夾擊在進城與返鄉的雙重矛盾中。

2011.2.18 一稿 12.12 二稿
2012.2.16 三稿

畢曉普

(Elizabeth Bishop)

與洛威爾

(Robert Lowell) 的互贈詩

◎木也

■伊利莎白·畢曉普

狢 狢^①

——致羅伯特·洛威爾^②

每年此時
幾乎每個夜晚
那脆弱被禁止的天燈就會出現。
爬上山巔，

飛向一個聖人
他在那裏仍受尊崇，
紙房子緋紅，映著
忽明忽暗的光，像跳動的心。

一旦升入天空，就很難
從群星中分辨出它們——
星球——那些帶著顏色的；
下墜的金星，或是火星^③，

或者是一顆淡綠色的。乘著風，
它們燃燒著，左右搖晃；
當夜風平靜，它們便靜靜地航行在
南十字星的風箏支架上，

遠去了，變得黯淡，
莊嚴而緩緩地離我們而去，
有時候，一股氣流從山頂直下，
天燈突然變得危險。

昨晚，又一只巨大的天燈墜落。
像一顆火蛋
在屋後的懸崖邊摔得粉碎。
火焰俯沖下來，我們看到一對

築巢在那裏的貓頭鷹飛得
越來越高，拍動著黑白相間
被映得粉亮的翅膀，直到拖著尖銳的
叫聲飛出視線。

它們的舊巢一定被毀。
一只閃亮的狢狢逃離現場，
慌亂而孤零零的，
帶著玫瑰紅的斑點，低著頭，垂著尾巴

接著一隻小兔蹦了出來，
短耳朵，多麼讓人驚奇。
這麼柔軟——一把無形的塵埃
長著專注而發亮的眼睛。

多麼美妙，這夢一樣的场景！
哦，紛紛落下的火花和尖刺的叫聲
還有這場騷動，那柔弱戴著堅甲的拳頭
無知地，緊緊扼住了天空！

^①狢狢是產於南美的一種穴居動物，
身體覆有骨質堅甲，遇敵能縮成球狀。

^②此詩最早發表於1957年6月22日
的《紐約客》上，後收錄於詩集《旅行
的問題》。詩中描述的天燈，是詩人對
巴西的聖約翰節所見之感。洛威爾是美
國的大詩人，他一直對伊麗莎白懷著感
情。據詩人威爾伯回憶，很長一段時間
裏，洛威爾把這首詩放在自己的錢包裏
隨身攜帶。

^③英語中的Venus（金星）語源於古
羅馬神話的愛神維納斯，Mars（火星）
語源於她的情人戰神馬爾斯。

■羅伯特·洛威爾

臭鼬的時光

——獻給伊麗莎白·畢曉普

鸚鵡螺島的隱居者，
在她斯巴達式小屋裏，這個女繼承
人活過了冬天；
她的羊群依舊在海邊吃草。
她的兒子是主教。她的農夫
是村中最早的行政委員，
她已年近古稀。

渴望
維多利亞時代
等級森嚴的幽居，
她買下所有
海濱對岸難看的建築，
然後任其傾圮。

時運不濟——
我們失去了夏季的百萬富翁，
他好像從比恩公司的商品目錄中跳出。
他的九節快艇
已經拍賣給捕龍蝦的漁夫。
赤狐斑點遍染藍山。

現在我們那位賣彩燈的
裝飾家刷新店鋪迎接秋市；
他的漁網掛滿橙色浮子，
工匠的長凳和錐子也是橙色的；
他的生意不好，
他寧願結婚。

一個漆黑的夜晚，
我的都鐸式福特車爬上山頭；
我等待情侶車的出現。燈光暗了下來，
它們停靠在一起，車身挨著車身，
市鎮裏，一座座墳墓並排列著……
我有些恍惚。

一輛車內的收音機輕聲哀訴，
“愛情啊，冷漠的愛情……”我聽見
我邪惡的思想在每個血球裏哭泣，
彷彿我的手正扼住它的咽喉……
我是自己的地獄；
這裏空無一人——

只有臭鼬，
在月光下四處覓食，
它們沿著緬因街前進：
白條紋，被月光照得發狂的眼閃著赤焰
在聖三一教堂，
冷冰冰的白聖狀晶石尖頂下。

我站在門後臺階上，呼吸著濃烈的氣味
一只母鼬帶著一群小家夥掀翻垃圾桶。
她把尖腦袋紮進一只酸奶奶酪杯子裏，
駝鳥似的尾巴低垂，
毫不畏懼。

特朗斯特羅姆詩選：最好的湯瑪斯（第一輯）

◎湯瑪斯·特朗斯特羅姆 著 ◎伊沙、老G 譯

打開的窗

一個早晨我站著刮臉
在一層樓上
打開的窗前
我啟動電動剃鬚刀。
它開始震顫。
發出越來越大的嗡嗡聲。
生成一陣騷動。
生成一架直升飛機
和一個聲音——飛行員的——穿透
穿過喧囂，尖聲叫道：
“睜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這一切
吧，這是你最後一次。”
我們上升。
低低地飛過夏天。
我喜歡這麼多東西，它們有重量嗎？
綠色的數十種方言。
特別是木屋牆裏的紅色。
甲殼蟲在陽光下在糞便裏亮晶晶的。
地窖被樹根拔起
穿過空氣到來。
活動活動。
印刷機匍匐行進。
眼下人是
惟一靜止的事物。
他們默哀一分鐘。
尤其是鄉村墓地裏的死者一動不動
彷彿一個人坐等嬰兒期的照相機拍
出的一張照片的時候。
飛低點！
我不知道我在何方
轉過頭來……
竟有雙重的視野
像一匹馬。

夜裏的責任

1
今晚我下到壓艙物之間。
我是沉默砒碼中的一塊
防止船舶傾覆！
黑暗中模糊的面孔就像石頭。
它們只能發出噓聲：“別碰我。”

2
另一個聲音穿過，聽眾
滑翔，像瘦弱的影子，越過收音機
發光的波頻。
語言遊行，與劊子手步調一致。
因此我們必須獲得一個新語言。

3
狼來了，每時每刻的敵友
用他的舌頭觸及窗子。
山谷充滿爬行的斧柄。
這夜間飛行專家的喧囂氾濫成災的天空
慢吞吞地，仿佛來自一張輪椅，喝
過烈性朗姆酒。

4
他們正在挖掘城市。但是此刻萬籟俱寂
教堂墓地的榆樹下：
一架空空蕩蕩的挖掘機。鏟子靠在地上
一個倒在桌子上睡著的男人的手勢
他的拳頭握在身前。——鐘正敲響。

舒緩的音樂

建築物關閉。太陽爬進來，通過窗玻璃
和溫度升高的桌面
它是那樣強大足以負載人類的命運。
今天我們在室外，在長長寬寬的斜坡上
許多人穿深色的衣服。你可以站在
陽光裏，閉上你的雙眼

感覺自己正慢慢被吹向前去。

我太少下海。但我此刻在這兒，
在後背安靜的巨石之間。
石頭正慢慢向後遷徙，自海浪之上。

郊區

男人穿著的工裝褲有著與地球從一
道溝裏爬起來時同樣的顏色。
這是一個過渡地帶，陷入僵局，既
不是鄉下又不是城市。
地平線上的建築起重機想要來個大
躍進，
但是時鐘反對它。
零散在周圍的水泥管道在燈光下以
其麻木的舌頭輕輕拍打。
汽車零件商店佔據著一個舊穀倉。
石頭投擲出的影子彷彿月球表面的
物體一樣鋒利。
然後這些地點越變越大
像用猶大的銀子買來的土地：“窯
匠一塊田，埋葬外鄉人”。

幾分鐘

矮松在沼澤中支撐著它的王冠：一
塊黑不溜秋的確抹布。
但你什麼也沒有看到
與根相比：分佈廣泛，秘密蔓延，
不死或半死的
根系。

我、你、她、他也會長出枝條。
伸展到某人的意志之外。
伸展到大都市的範圍之外。

陣雨從乳白色夏日的天空落下。
感覺就像我的五官與另一種生物相
連，它頑強地運動著
像衣著明亮的跑步者，在一座球場
上，黑暗正傾瀉而下。

再譯川斯綽莫

◎秀陶

給麥絲及蕾娜

國際線躺在三莫亞及坦加之間一動也不動，但午夜線卻向前越過小島及茅屋頂而滑落大洋。一邊人們在熟睡。在法姆蘭這邊正是中午春日的暖天……我拋開了行李沁入藍天，真藍呵……忽然間我注意到湖對岸的山坡上松樹已被砍光，就像半邊腦袋被剃光而馬上要行開臚術的病人一樣。砍光的山丘一直在那兒只是我從沒注意而已。目又盲，頸又僵吧……行動還在繼續，現山坡上滿是線條及暗黑的傷痕，像是在那些古老的雕刻上微小的人類在有如蟻冢的山巒及小丘上移動。村莊也是成千的線條。而每隻人蟻也在巨大的雕刻上帶有他自己的線條。沒有正式的中心，只是隨處都是活的。另外就是人形，雖然很小，但雕刻家依然讓他們各有一張自己的臉。他們並不是蟻。大多數都是普通的人，且都會寫自己的名字。比較起來現代的個人便變化多端了。能流利地以各種方式表現自己，你還以為他是沒有花樣而直截了當的，實際上只是要看他當時屬於那個幫派而已。但他不會寫自己的名字。他會被嚇得退走，就像狼被銀子彈嚇走一樣。他們還不算太野。多頭的大公司以及多頭的州邦也不想他們太野……行動還在繼續。那邊一間屋中住了一個人，一天下午他受不了啦，把那張在草地上搖擺的空吊床射了一個洞。午夜線靠近了，而且快要過半了（別問我現在要不要把鐘向後調），很快疲乏就要

從太陽曬穿的洞口灌進來……說鑽石會在某一刻把我的世界切出一個永恆的疤來，那事在我從來都沒發生過。不，只有磨耗，那無盡的磨耗奪去了光，以及某些有點奇怪的笑。而某事又近乎可見了，被奪的已經出現了，看來像是笑，但沒人知道有什麼價值。還不清楚。只是每當我要寫的時候就有人扯我的手膀子。

一篇晚秋小說的開始

小船帶有油氣味和一種持續著彷彿一種驅之不去的思緒似的呼呼聲。射燈照著，我們正靠近碼頭。我是唯一要在這兒下船的人。“要跳板麼？”不要。我搖輓地一步向夜晚踏出，便站立在這小島的碼頭上了。我覺得自己濕漉而笨拙就像是一隻剛自繭中爬出的蝴蝶一樣，而手中的塑膠衣袋就是還未成形的翅膀。我轉身望望亮著窗戶的小船離去，然後摸著上岸回我那熟悉的空屋。這一埠的小屋這時都是空的……在這裡入睡真不錯。我仰躺著，不知是睡是醒。我讀過的幾本書帆船樣正航向百慕達三角，它將一去無蹤。我聽到一種震動的如同依稀的鼓聲，彷彿狂風一陣陣的擊打而大地卻緊緊抓住某種東西一樣。如果夜不僅是缺少光就叫夜而是另有所指的話，那一定就是這種聲音了。就像是自醫生的聽筒內聽到的一顆心的慢擊聲，擊一聲，靜一刻再回來，彷彿沿著世界走之字形一樣。

讀古今幾首 示兒詩

◎向明

生於明清交接的文壇才子金聖嘆，對清朝大興文字獄極為憤慨，他感於綱紀盡失，殘暴橫行，奔走呼叫“孔老夫子已死”，並帶領學生去哭孔廟，表達對當朝的抗議，清廷加之以蠱惑叛亂罪名，明令正典，判以死刑。金聖嘆的兒子梨兒，女兒蓮子前往探監，相對涕泣如雨，金聖嘆即席賦詩曰“蓮子連心苦，梨兒腹內酸”，兩句詩既道出親情的深深不捨，復與物象的本質襯配切合、蓮心味苦，梨子腹酸，正是對當朝作威作福的貼切感受，語意雙關，對清廷的殘暴統治，予以最嚴厲的指控。是為近代古典詩中令人鼻酸的兩句示兒詩。

現在是一個昇平時代，沒有殘暴的當政者，只有提倡人權至上關懷人民百姓的行政當局，兒女尚未呱呱墜地，人們即已懂得胎兒在腹中即應呵護備至，並施以所謂“胎教”。香港最有名的青年詩人廖偉棠在他夫人於醫院待產中，曾口占〈產室示兒〉一首七律，詩曰：

汝當記此母難日
一刻一痛一吁氣
豎波立浪葉舟渡
夜半山壑豆燈持

諸早行役晨有跡
燦爛初光出其裡
懷恩何須臨蒼海
忍聲弱母若磐石

詩人在兒子尚隔着肚皮未出生即告誡他，體外虛弱的母親此時此刻正在忍若磐石的為他受苦受難，不必等到看見世面即該感懷恩德了。這該是前所未有的新世代示兒詩。

四川女詩人唐果有一首非常諧趣的詩〈示兒書〉，道出一個母親對兒子的特別關懷，她把兒子看成是她暫時寄放在他身上的一塊肉，最終她將取回，且看她怎麼寫：

民族意識與文化認同

——從越戰時期的越華文學作品看越南華人的身份認同

◎林明賢

這肉是我的
我只是暫時將它寄放在你那裡
從交付之日起
你要恪守保管之責

長霉了要拿出去晒晒
防火防盜
還要備下毒葯
以對付那些伺機偷吃的蟲豸

這肉是我的
我只是暫時將它寄放在你那裡
最終我將取回
除了歲月和我給予的我都不要

唐果這首詩發佈在她自己的部落格裡，成千上萬的人點閱過。我初看到便發出“有誰寫過這樣關懷兒子的詩？”這樣的驚嘆。常聽說兒女是母親的心頭肉，這是偉大母愛的形容，但是像唐果這樣以“所有權”口吻作交待的示兒詩，且交付以保管之責，防腐之需，這種深入血肉的母愛則真是罕見了。

我在多年前也寫過一首〈課子十講〉，我這詩是用反諷的方式教導年輕不長一智的一代認識當今社會現實的險惡：

我開始用腹語的方式為你解讀說一不二
我開始用道德的方式為你認知不三不四
我開始用經學的方式為你看清人五人六
我開始用韜略的方式為你尋出歪七扭八
我開始用折算的方式為你求證逢九進十

我開始用井蛙的眼光教你認識天寬地闊
我開始用神偷的絕技教你警惕上下其手
我開始用謊言的切口教你截破左右逢源
我開始用鬼扯的慣技教你知悉爾虞我詐
我開始用孫臏的計謀教你熟知踏罡步斗

這首詩我用正面和反面的教材探求出年輕孩子在實際面對社會的混亂價值，應有的認知或警惕。每一句都針對一個或正或負的成語作解說，有點戲謔的編纂，我的原意卻是極其認真的。

2012/4/1 台北

身份認同是指個人對特定社會的認同，它包含國家認同、政治認同、族群認同、文化認同、性別認同、階級認同等等。東南亞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是近年來學術界研究的熱點。東南亞華人的身份認同既與中國近現代以來的社會歷史變遷息息相關，又與東南亞各國及區域的政治文化生態存在密切聯繫。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東南亞多數國家紛紛擺脫殖民統治，建立了獨立的民族國家。為了鞏固政治上的獨立，維護國家的統一，並致力於國民經濟的建設，東南亞各國政府對當地的外僑（以華僑華人居多）實行歸化政策，頒佈了相關的法令，要求他們加入居住國的國籍。在此政治背景下，在東南亞華人中“曾居支配地位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被迫讓位於當地新的國家認同”⁽¹⁾。放棄祖籍國的國家認同，接受當地國家的認同，這種轉變對當時許多華人來說是相當痛苦的。而對於置身越戰的越南華人來說，這種痛苦更加具體和尖銳。越戰時期的越南華人雖然備受身份歸屬的煎熬，卻始終保持清醒的民族意識，自覺自願地堅守民族文化的堡壘。為了讓更多的人瞭解越戰時期越南華人身份認同的痛苦及傳承民族文化的執著，筆者將結合歷史，從越戰時期的越華文學作品入手對此進行解讀與分析。

（一）越南華人的身份歸屬

1954年7月，法國與越南簽訂了《日內瓦協定》。根據協定，越南被分為南北兩個部分——北越是以胡志明為首的越南共產黨領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南越則由越南的末代皇帝保大統治（1955年，吳廷琰發動政變推翻保大皇，建立越南共和國）。越南北方雖與中國接壤，但華僑華人多數居住在南越，尤以西貢堤岸最為集中。1956年，南越政府頒佈法令，禁止外僑在越南從事11種行業

的經營活動（所禁止的行業幾乎都是華僑從業人數最多的行業）。為了生存，越南南方大多數華僑加入越南共和國國籍，成為南越公民。1961年，越戰爆發。南越吳廷琰政府為了對抗北越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要求華人青年服兵役，引起華人極大不滿和恐慌。對越南華人來說，越南國籍只是合法身份的標籤，在他們的內心，是排斥與南越的國家認同的。作為異族人，他們對越戰有清醒的認識——越戰是一場“兄弟鬩牆”的戰爭，是冷戰格局下兩個敵對政治集團的較量。他們拒絕捲入這場沒有民族感的戰爭。他們給自己的身份定位是“異鄉人”。李志成〈寫在異鄉〉表達了身為異鄉人的苦悶：“自脫胎於湄公河畔／遂有亞熱帶的裸姆育我成長／之後餐椰樹風喝季節雨／渡十九年異鄉人沒有迴響的歲月／於這不劃分四季的區域……／總是陌生重疊陌生／擯棄於家鄉外之外／存在於異鄉內之內／我的名字再用不著目擊／已忽略寫於祠廟的族譜上／想血統相同的家族／農牧於定點中不定點的故鄉／我這血統相同的私生子／且流浪於不定點中定點的湄公河畔……／自我考究當我赴冥府約會／我的墓誌銘刻以方塊字？／抑是蝌蚪文？許是無字／是無名碑 是無名塚／無名是異鄉人……”⁽²⁾祖先崇拜是中國人的傳統信仰。以宗族姓氏為基礎的祖先崇拜更是中國人的精神寄託和情感皈依，其重要性“幾乎取代了宗教的地位”⁽³⁾。越南華人遠離家園故土遠離祖先的庇護，他們的名字被宗祠族譜所忽略，其死後的墓誌銘不知是用中國的方塊字來寫還是用越南的蝌蚪文來寫。最可悲的結局可能是無名碑、無名塚。越南華人對自我身份的定位充滿了無奈與痛苦，因為無名無姓就是他們身份的真实寫照。若將越南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置於時代背景中進行分析，便不難理解他們內

心深處的迷惘與痛苦。越南華人將自己視為流落越南的異鄉人，在情感上他們是認同中國的。但 1949 年以後，中國國民黨退據臺灣，中國兩岸對峙的局面讓許多海外華人陷入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困境中。而對生活在越戰陰影下的越南華人來說，這種認同困擾更加強烈。大陸的共產黨與蘇聯支持北越，而臺灣的國民黨則與美國聯手扶持南越。越南華人被裹挾在這兩大政治集團爭鬥的漩渦中，何去何從，實難抉擇。大湯〈半吊子的〉表達的正是越南華人對母國的認同困惑：“他們都在談論著／我的母親／是個離了婚的女人／……／老師請莫問我／我的母親在天那一方／清明的淚滴冷了／這片濡濕的路子讓人寂寞／繪不出一片秋海棠／何必道認同／何必道回歸／母親／你病癒的容顏以及我的灰眸子／國慶日以及國殤日／亦無臂上翅亦無顏色／擁抱這季節的傻夢／從夢裏疊一隻小小帆船影……”⁽⁴⁾詩中的“秋海棠”暗指秋海棠地圖，即包含外蒙古在內的中華民國地圖。中國兩岸對峙的格局使“秋海棠”不再完整。清明本是祭祖掃墓的時節，可是詩人卻說不清自己的祖先在哪兒，自己的母親是哪一方。“何必道認同”，“何必道回歸”是當時眾多海外華人悲愴而無奈的心聲。

(二) 越南華人的生存困境

為了逃避兵役，不少華人青年或“挺不愉快的買一張國籍／或開年齡的玩笑”⁽⁵⁾。有一些人甚至被迫藏身於黑暗的閣樓裏，數年不見天日，過著膽戰心驚的生活。西牧〈關著的夜〉對此有生動的描述：“只為不願目睹死亡橫躺在異鄉的歷史／他要逃避太陽在落難的年代裏／他用麵包來賄賂罵叫的白晝……／當所有的黑敲響著午夜的夢回／風驟起他似睡非睡的偃臥著／聽由遠而近／蹂躪了一個個晚上的那鞋聲……”⁽⁶⁾因為不想成為戰爭無謂的犧牲品，無數役齡華裔青年不得不自我幽禁、自我封閉。他們長年累月沐浴不到明媚的陽光，呼吸不到新鮮的空氣。即便是在午夜夢回之時，他們也無法安然入睡，因為查戶巡警的鞋聲，總令他們毛骨悚然，夜

不成寐。越南華人內心的壓抑和痛苦是我們這些不曾經歷過戰爭的人所難以想像的。

隨著越戰的不斷升級，走投無路的越南華人“處於兩種政治力量作生死決鬥的隙縫之中，動輒得咎，小則坐牢或破財贖身，大則白送生命”。⁽⁷⁾越南華人所承受的精神壓力愈來愈大。黎啟鏗〈我是一尾漏網的魚〉反映了越南華人在戰爭背景下所面臨的生存困境：“漁人在河中撒下了天羅地網／到處是危機重重／漁網團團地把我包圍／而我是一尾漏網的魚／靠著敏捷的身手，機警的智慧／逃出了漁人的魔掌／但漁人並不肯就此甘休／他的心地是那樣醜惡／他的手段是那麽陰險／為了自己的權益／強迫我們替他犧牲／我許多可憐的同伴們／已被圍捕做了網中之魚／遭受了可悲的命運／我是一尾漏網的魚／我的心在驚慌，我的心在彷徨／明知這條河流是危險的地方／但為了覓食，我不能不穿梭來往／我是一尾可憐的魚啊／明天的命運不知怎樣。”⁽⁸⁾這首詩的寓意非常明顯，“漁人”暗指南越政府，“我”則指暫時逃脫了兵役的越南華人。雖然“我”成功漏網，但醜惡陰險的南越政府並不會善罷甘休，不會輕易放過“我”這尾漏網之魚的。在這個危機四伏的環境裏，“我”根本無法掌控自己未來的命運。越戰時期越南華人的生存困境由此可見一斑。

古弦的〈死亡曲〉是唱給越南華裔青年的一首輓歌：“很虛無 這些日子／我們不敢再繪遠景 不敢再戀愛……／現在我們都沒有明日的／關於明日的許多許多圖案都自縊而死／孩子 你相信嗎／這裏的太陽很黑的／在白晝 我們都是目盲者／我們摸索／以後我們的屍體被拋棄在黑森林／以後我們割自己的肉喝自己的血止渴／很虛無 這些日子／我們沒有依靠 我們是孤魂。”⁽⁹⁾戰爭的魔爪撕裂了年輕人的夢。在一個沒有生命保障的異國他鄉，詩人已不敢再憧憬未來，不敢再嚮往愛情，因為明日是不可企及的，誰也無法預知自己的明日。在烽火瀰漫的越南，太陽已不再是光明與希望的象徵，它已披上了死亡的

黑衣。越南華裔青年是一群無依無靠的孩子，是一群“孤魂”。他們的命運是如此悲慘：“屍體被拋棄在黑森林”，“沒有人給你植一株牽牛花／沒有人獻花圈 沒有人給你念悼念詩。”⁽¹⁰⁾

(三) 強烈的民族意識與執著的文化守護

雖然自喻為“異鄉人”，雖然生存境遇非常惡劣，但越南華人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民族屬性。中國海峽兩岸分裂的現實使“作為民族國家共同體的母國，只能存在於他們的個人記憶和縹緲的想像中”⁽¹¹⁾，但在越南華人的心目中，依然屹立著一個“中國”。這個“中國”不是具體的地理名詞，也不是一個政治體系，而是歷史，是傳統，是一種精神，也是一種信念。因此他們自問：“你怎能因中國的隔絕連自己的良心與民族的尊嚴都摒棄在內？歷史上的民族意識永遠威赫的存在著，國家的屹立，無論她的庶民如何卑顏和羞恥的被覆蓋在特定的生活方式，屹立的象徵是始終不滅的。”⁽¹²⁾強烈的民族意識促使他們自覺地堅守著自己的民族文化堡壘。越戰期間，儘管整個南越籠罩在烽火硝煙之下，但當時南越堤岸數十所華人學校照常興辦，十幾家華文報刊（如《遠東日報》、《建國日報》、《亞洲日報》、《大夏日報》、《成功日報》、《新論壇報》、《越華晚報》等）照常出版。據 60-70 年代台港報業年鑒的統計資料顯示，“越南堤岸出版華文報刊數量之多、水準之高，為臺灣香港外的第三位（大陸未計在內）”⁽¹³⁾。而越戰時期的越華文學創作更是達到了空前的繁榮，湧現出一大批文學新秀（如謝振煜、徐卓英、李志成、尹玲、秋夢、藍斯、荷野、仲秋、銀髮、藥河、杜風人、千瀑、楚珊、村夫、鬱雷、心水、冬夢、方明等），成立了眾多的文學社團（如“海韻文社”、“飄飄詩社”、“存在詩社”、“濤聲文社”、“思集文社”、“奔流文社”、“風笛詩社”等），出版了大量的文學刊物（如《序幕》、《時代的琢磨》、《十二人詩輯》、《像岩

谷》、《水之涓》、《奔流》、《風車》、《筆壘》、《水手》等)。

越戰時期的越華作家將華文寫作視為他們回歸母國、確認自我民族屬性的重要方式。他們自願當“苦行僧”，“無畏腐儒的拷打弄臣／誓以托鉢為詩 在異鄉／我們是苦行僧／以血為碑，踱盡這代荒漠的稿程”⁽¹⁴⁾。1966年12月，越華文壇第一本現代詩合集《十二人詩輯》在序言中引用臺灣著名詩人辛鬱的話來表達越華作家對華文文學創作的熱愛與執著：“寫詩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已與我無法分割，用生命寫詩，是一件苦事，一個人樂於嘗受這種苦況，豈非太傻？我以為，這種傻子精神只要安慰了自己，便不該受苦，然而我尚是一個不夠堅實的傻子，往往想駐腳或永久駐停在另一種安樂裏面，可悲的是我生來不適於享受安樂，於是，就這樣地幹了下去。”⁽¹⁵⁾雖然明知從事文學創作是件苦事，但他們卻義無反顧。越華著名文學刊物之一《筆壘》在其創刊號的〈序〉中寫道：“我們之所以創辦《筆壘》，一方面固然是一種新的嘗試，另一方面卻更急切地希望用‘筆’來鞏固文學的領域，藉以發揚優良的文化，培養更多的接棒人……更欲以‘筆’來喚醒社會上那些昏睡的人，使他們的身心能得到文化生活的薰陶和滋潤。”⁽¹⁶⁾正是憑藉著這份承傳中華傳統文化的堅定信念，越華作家能在殘酷的戰爭年代裏，“不再理會烽火連天的時局，不再懼怕生死一髮的險境”⁽¹⁷⁾，而用他們滿腔的熱血和激情譜寫了大量悲壯激昂的詩篇。

越華作家認為：“文學藝術的最高境界在乎它能否表現出該民族的特色，能否激起民族的意志。一篇文學作品若缺少了這點性質，那還有何作用？還談什麼發揚文化呢？”⁽¹⁸⁾為了使作品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達到“精神上的、鄉土上的回歸”⁽¹⁹⁾，越華作家在作品的內容和藝術表現手法上都注意傳承民族優秀傳統和中華古典文化。越華詩中有許多緬懷民族英雄與民族詩人的作品。西土瓦〈下半年雨的詩——悼屈原〉：“五月／哀傷的日子／雨便以其哀傷洗擦日子／像被光打過的鏡面／水流裏啣咕著

一朵／靈魂之血花……／哦 屈子／誰放棹歸去 且俯伏成一條龍船／載著兩／誰放棹歸去 用您的髮鬚激起／江的兩袖之清風與波濤／用您閃爍的眼睛運行／天地的日月星辰……”⁽²⁰⁾屈原是中國歷史上的偉大詩人。他以自己的愛國情懷和高尚品格築就了一座輝煌的燈塔，燭照著千千萬萬華夏兒女前行的路。詩人對屈原的悼念與謳歌，正是對代表著民族之魂的屈原精神的深切呼喚。徐卓英的〈側影〉將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神話傳說、文化名人與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勾踐嘗膽，勾踐臥薪，勾踐向／越國人宣言：十年十年／屈大夫！你在江畔拉響了你的離騷／而我們在戰火下讀我們夥伴的血書／誰問暖于受寒之易水；壯士啊／你去如蕭蕭風雨，如擲出之匕首／……／文天祥，比之于天地而成其浩然／正氣歌是火炬，照亮他一片丹心／……／陶淵明，你田園交響曲的意境呢？／為何我到南山來，采不到東籬之菊／……／蘇東坡已乘風歸去了，今夕何年／我願擺脫了塵囂，放夢舟於虛無／設想你以第十枝箭射死第十輪日後／哈哈！葦狀雲這冉冉上升的人造太陽。”⁽²¹⁾詩人置身於硝煙瀰漫的越南，其內心的恐懼感與虛無感自不待說。為了尋找精神的歸宿，他只能在上下五千年的歷史裏求索，向悠久燦爛的龍族文化探源尋根。

越華作家不但通過作品內容表達他們對中華文化和民族傳統的仰慕與皈依，而且在藝術表現手法上也自覺繼承中國古典文學的優良傳統，常常巧妙化用古典詩詞中的語言、意象、意境、修辭技巧等，使其作品富有濃鬱的民族情調。黃廣基的〈秋韻〉是一篇文筆優美的散文。作者在文中多處引用了張可久、向滄、溫庭筠、李清照、范仲淹等古代詩人的詩詞，並通過營造古典意境、渲染濃濃秋意來抒發深切的思鄉愁緒：“哦！江南夢斷，異鄉作客，縱然有萬般激情，也難訴說心弦上所撥起的那一陣蕭瑟之意。而雁啼紅葉天，歸期渺渺，你悲秋的心境就在飲泣的歲月中變得十分秋意了……遙望遠山秋雲，許多次，你都低問：何時才能乘雲？乘雲飛回故

園、飛回‘芭蕉雨聲秋夢裏’的江南水鄉！”⁽²²⁾荷野〈從風笛中拈來的〉亦極具古典韻味與民族色彩：“出門的時候笛人／你怔怔住幾片依遲的白雲／挾回故鄉／你約不約住幾隻江南蝴蝶／挾回故鄉／出門的時候 高粱肥肥大豆香香／蓮塘翠堤杜鵑開 夾岸的垂楊／可以 一壁兒浣溪 一壁兒觀奕／一壁兒遐思 一壁兒禪。”⁽²³⁾詩中的“白雲”、“蝴蝶”、“蓮塘”、“翠堤”、“杜鵑”、“垂楊”等既是母國常見的實景，又是古典詩詞常用的意象。詩人正是借用這些意象來表達海外遊子對故國家園深深的嚮往與依戀之情。對越華詩人來說，故土的一花一草、一山一水、一景一物都包蘊著豐富的文化內涵。他們可以在“白雲”、“蝴蝶”、“蓮塘”、“翠堤”、“杜鵑”、“垂楊”、“禪”、“長城”、“黃河”等富有民族特色的意象裏品味五千年中華傳統文化的芬芳。

夕夜的〈家書暗讀〉通過巧妙穿插詩詞典故來表達詩人強烈的反戰情緒：“不想談焚燒也不想燃亮一盞燈／你為什麼不肯放下一把楚楚可憐的簫聲？／趁在黑夜的一半／我暗將牆上一幅小橋流水的人家取下剪碎／灑在令人困惑的家書上／而你們打從沙場或無定河回來時／記住替我尋拾一尾瘦瘦的琵琶一隻夜光杯／現在點兵千萬里了／讀家書的時候最好是熄去燈火的時候／將自己深遠的眼睛埋葬／我只想讀出一點點／父親的臉母親的膜拜可像不像祖先／瑩地般清淨。”⁽²⁴⁾詩人借用了著名唐詩〈涼州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的典故，但卻一改其豪邁奔放、盪氣迴腸的詩風，充滿了無奈與悲憤。詩人自知在前線作戰，隨時面臨死亡的威脅，他只希望戰友們在自己死後記得替他找“一尾琵琶”和“一隻夜光杯”。“瘦瘦的琵琶”給人以淒冷蕭瑟之感。“無定河”位於中國陝西省北部。詩人引用這個地名是有其深意的。“無定河”讓讀者很自然地聯想到唐詩名句“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所揭示的非戰主題。詩人正是借此控訴

古今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與災難。

“簫聲”、“黑夜”、“小橋流水人家”、“沙場”、“琵琶”、“夜光杯”、“瑩地”等詞語交織在一起共同營造出一種悲傷寂寥的氛圍，與詩人夜讀家書的黯淡心情頗為吻合。古人云：“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在炮聲隆隆的越南戰場，一紙家書讓詩人有恍如隔世的感覺。明天，這紙家書也許就如“油燈熄滅後的一縷稀煙”，“淒迷像燃燒白蛾燃燒剩下一灰翼”⁽²⁵⁾了。

結語

在和平的年代裏重新展讀越戰時期的越華文學作品，筆者不禁為越南華人的身份歸屬之痛與生存困境所震撼，而更令筆者深為感佩的是越南華人強烈的民族意識與對民族文化的堅守。臺灣著名詩人管管在 1973 年 7 月 2 日給越南風笛詩社詩人藍斯的回信中寫道：“你們的風笛很好真的很好，尤其叫人感動的是在異國土地開中華的詩花；我們非常欽佩欣賞各位……”⁽²⁶⁾中華詩花為何能夠在戰火燃燒的越南土地上傲然盛開並散發出迷人的光彩？如果我們僅僅從民族情感的層面來解釋越南華人的文化堅守似乎難以令人信服，但如果我們結合越南華人所處的時代背景與政治處境加以分析，就能比較理性地認識越戰時期越南華人的文化身份書寫。雖然越華作家“召喚民族文化的聲音蘊含有某種戀母情結，但是激起這個本能因素的並不只是我們一般所謂的‘原生意識’（primordial consciousness），其中更加起著主導催化作用的是對現實政治與社會的不滿”⁽²⁷⁾。越戰時期越華作家“對現實政治與社會的不滿”主要表現為強烈的反戰情緒。越南戰爭使無數家庭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作為“異鄉人”的越南華人在戰爭陰影下隨時面臨死亡的威脅，他們希望得到母國的蔭庇，但海峽兩岸對峙的局面卻令他們深感無奈。他們“借著召喚民族文化來安慰憤懣的情感，因此中華文化微妙地成為華人的集體無意識，經常在書寫中被引用與再現出來以中和族群內在的焦慮與不安。”⁽²⁸⁾

（本文的寫作實有賴於謝振煜先生、榮惠倫先生、張長虹博士及千瀑先生的大力幫助。謝振煜先生從越南為我寄來了大量越華文學作品的複印本，榮惠倫先生創立的風笛詩社網站為我提供了許多彌足珍貴的文本資料，張長虹博士陪我查閱了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保存的越戰時期部分華文報紙的文藝副刊，千瀑先生對本文的初稿提出了非常中肯的修改意見。此外，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建立的香港文學資料庫裏存有越戰時期越華作家發表在香港文學刊物上的部分詩作的電子版，亦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在此一併致以深深的謝忱。）

注釋：

[1] 王賡武《王賡武自選集》第 24 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版。

[2] 李志成〈寫在異鄉〉，<http://www.fengtipoeticclub.com/phidao/ch004.html>

[3] 林語堂《中國人》第 181 頁，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 年版。

[4] 大湯〈半吊子的〉，原刊於《風車》1974 年 11 月第 17 頁。

[5] 千瀑〈西貢，你是一隻病鳥〉，http://hklitpub.lib.cuhk.edu.hk/servlet/search?action=journal&startPos=-1&o=identifier%2floc_id&j=%E8%A9%A9%E9%A2%A8&ji=%E7%AC%AC12%E6%9C%9F

[6] 西牧〈關著的夜〉，http://hklitpub.lib.cuhk.edu.hk/servlet/search?action=journal&startPos=-1&o=identifier%2floc_id&j=%E8%A9%A9%E9%A2%A8&ji=%E7%AC%AC15%E6%9C%9F

[7] 陶里〈越南華文文學的發展、擴散及現狀〉，原刊於《華文文學》1995 年第 1 期 11 頁。

[8] 黎啟鏗〈我是一尾漏網的魚〉，原刊於《序幕》，1966 年 9 月第 13 頁。

[9] [10] 古弦〈死亡曲〉，<http://www.fengtipoeticclub.com/ttran/ttran-a012.html>

[11] 朱立立《身份認同與華文文學研究》第 83 頁，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08 年版。

[12] 藍斯〈敲打風笛的日子——寫在

風笛詩社的成立〉，<http://www.fengtipoeticclub.com/knkhuu/knkhuu-e001.html>

[13] 陳大哲〈中華文化與越南華文文藝〉，原刊於《香港文學》1991 年第 81 期第 34 頁。

[14] 西牧〈詩，存在〉，<http://www.fengtipoeticclub.com/sangly/sangly-a007.html>

[15] 《十二人詩輯·序》，越南詩友出版社，1966 年版。

[16] 《筆壘·序》，原刊於《筆壘》1971 年 8 月創刊號第 4 頁。

[17] 刀飛〈風笛詩社的燃燒歲月〉，原刊於《新大陸》2011 年 8 月第 125 期第 30 頁。

[18] 青天〈文學創作與民族特色〉，原刊於《筆壘》1971 年 8 月創刊號第 8 頁。

[19] 藍斯〈風笛詩社出發時要說的〉，<http://www.fengtipoeticclub.com/knkhuu/knkhuu-j001.html>

[20] 西土瓦〈下半年雨的詩——悼屈原〉，原刊於《筆壘》1971 年 8 月創刊號第 15 頁。

[21] 徐卓英〈側影〉，見《十二人詩輯》第 58—61 頁，越南詩友出版社，1966 年版。

[22] 黃廣基〈秋韻〉，原刊於《筆壘》1971 年 8 月創刊號第 12 頁。

[23] 荷野〈從風笛中摘來的〉，<http://www.fengtipoeticclub.com/wvindh/wvindh-a001.html>

[24] [25] 夕夜〈家書暗讀〉，<http://www.fengtipoeticclub.com/chehoikhau/chehoikhau-a008.html>

[26] 管管〈風笛書簡〉，<http://www.fengtipoeticclub.com/shujean/shujean-001.html>

[27] [28] 許文榮《馬華文學的政治抵抗詩學》第 36—37 頁，馬來西亞南方學院出版社，2004 年版。

華僑大學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基金資助專案（編號：JB—SK1122）

“庾信文章老更成”

——張莖新作檢閱

◎劉荒田

張莖和我同歲，也是退休群體的新人。他有貨真價實的銀髮，我卻無暇關注髮色是不是“鹽加胡椒”，只關心還倖存多少。63歲，寬鬆的標準是後中年，但鑒於我在大陸參加筆會時，被年輕人高聲呼為“劉老”，這資格我倒是大方地和張莖分享的。“張老”和我，有一近似處——從年輕時起狂熱於新詩。我到了中年卻因不滿自己為作詩而“強說愁”，戒掉了；但臺灣《創世紀》詩社老將張老，在退休前後，居然迎來又一次井噴，我每次在世副讀到他的新作，都有點妒嫉地驚呼：“這傢伙不得了！”張莖作詩，從“小張”寫到“老張”，再寫到“張老”，應了一句古詩：“庾信文章老更成”。誰說做詩是青年人的專利？我的這位老詩友，到了晚年佳作迭出，勢不可擋，大局底定，升上嶄新境界。這境界，我拈出三個字來概括：曰純，曰靜，曰深。

通觀張莖新作，“純”是鮮明的特點。並非帶著懵懂的少年心事，也不是帶火氣的青春情懷，詩人把辛稼軒的“欲說還休”，蔣捷的“一任台階，點滴到天明”窗前點滴到天明，加以蒸餾，加以詩化。“我不打算告訴你／我們在半途／其實已經碰過面了／因為你一定不懂／更不相信／我們怎麼會在那首熟悉的兒歌裡／不期而遇／因為我確實也分不清／到底和你／還是和失散的自己／意外重逢”——這是〈旋轉木馬〉的最後一段，設想兩個“聊發少年狂”的老人，騎上木馬兜圈，頭一次碰上面，打個招呼。彼此是老相識還是初次相遇，這問題沒有意義。重要的是，兩人騎進了“那首熟悉的兒歌”所暗示的天地，導致對方和“失散的自己”混淆，成就了一次今日之我和童年之外的“重逢”。類似的時空錯置見於〈某部電影散場〉：“他留在劇情裡／看自己由座位上／站起來／慢慢走向／一再重複的主題曲中／走進／故事的結局”。人生的“結局”鄰近，詩人終於從“見山是山”走到“見山還是山”，有漫長的歷練所提煉的世故，終於變得單純，單純有如童年。

一個老婦的側影 2011/12/15

早已過了深秋
總還有幾片黃葉尚未落盡
枯枝伸長了抖顫的手
試著去抓住
一抹就要散去的灰雲
天色突然忽明忽暗
即將落雪的天空
一時分外寧靜

而山的那一邊
雪下過一陣停了
北風吹過一陣也停了
冬天，還是以往的冬天
只不過來了就再也不走
而且愈來愈冷了

某部電影散場 2011-11-09

銀幕上
還在跑著演員表
燈光也未完全亮起
觀眾卻早已紛紛離座
只有他太入戲
不肯離去
他留在劇情裡
看自己由座位上
站起來
慢慢走向
一再重複的主題曲中
走進
故事的結局

夜經八里左岸

夜突然凝固了
在黑暗中牢牢黏住
自己的腳步
我正好走過渡船頭的暗巷
看見堤岸外的潮汐
一波波拍打明滅不定的燈影
我立刻驚覺翻來覆去的海浪
竟然無聲無息
難道是浪濤被錄進
一支冥想的夜曲裡
我悄然走在岸邊
專注去想那熟悉的旋律和節奏
怎樣將濤音轟隆傳來

又怎樣漸漸隱去
而我才一回過神
四周卻頓時寂靜了
海面好像完全停止了波漾
時間也退回到記憶的深處
我輕身走過
濱海小鎮偶然被記起的街巷
蹣跚穿過燈影

船影 2011/07/15

我曾經在海邊
借用雨景中的斜紋線條
還有薄霧的灰濛
完成了一幅寫生畫

這幅畫的主題
看似描繪海洋的深遠
又像抒寫大海滿懷巨大的悲情
俟達達的船聲
遠遠傳來
你才會意那一抹
晦暗的留白
原來是一艘返航的漁船
搖晃在雲霧瀟灑的海天之際
但我不想說得太過明白
那究竟
是我的本意，還是一場誤會而已

搖椅 2011/06/20

搖啊搖，搖到外婆橋

醒來才知道
我坐過的小船
看見的風景
聽到的櫓聲
還有遠處傳來熟悉的童謠
全是幻境而已

搖啊搖，搖到外婆橋

我一上岸
就醒了
醒在父親陳舊的夢裡
夢裡
只有一把搖椅
靜靜地、慢慢地搖著

搖啊搖，搖到外婆橋

老花眼鏡

戴上父親留下的一副

從前嫌度數太深
如今又早已用不上的老花眼鏡
讀報
讀小說
讀唐詩宋詞
愈讀聚焦愈模糊

而從抽屜裡翻出來的一封舊家書
讀到最後
只見自己走入信裡
在朦朧不清的字句中
和父親重逢

旋轉木馬 2011-05-25

和你一起騎馬
在一望無際的草原
迎風奔騰
你追趕一個遙遠的夢
我快馬加鞭
去尋找童話故事中
失蹤的童年

轉著轉著
只一轉眼
你已越過了斷崖
我也翻過了山崗
轉著轉著
就這麼轉過了天涯
又轉過了海角

我不打算告訴你
我們在半途
其實已經碰過面了
因為你一定不懂
更不相信
我們怎麼會在那首熟悉的兒歌裡
不期而遇
因為我確實也分不清
到底和你
還是和失散的自己
意外重逢

小詩房／三伏天 2010/08/23

我在快要燒起來的日影裡
停下腳步
揮汗聽那句沙啞的蟬鳴
拉長了 嘶——喊——
最後斷斷續續
冒出了
火花

在所謂“逃亡者”（The Fugitive）南方詩人群中，艾倫·退特（Allen Tate, 1899-1979）不僅是詩人和評論家，而且是個接受現代詩學的倡導人物之一。他那不容易為人接受的作品，卻成了有積極作用的文體，雖然其詩作被克蘭、洛厄爾等的光芒遮蔽，但仍然是不朽的！

退特生於肯塔基州一個有南方文化傳統的家族，家庭務農亦商，1992年畢業於田納西州的范德比爾特大學，長於拉丁文和玄學，卒於田州的納什維爾市。他曾為教師、小說家及主編《逃亡者》雜誌，他是“新批評派”（New Criticism）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他的作品中，強調作家必須遵循一個傳統，並認為南方的農業文化給北方的工業制度破壞了，帶來腐敗和沒落，並與麻州的先驗哲學家敵對，美國內戰和解放黑奴對他們南方來說是沒有好處的。在1950年卒之從南方浸信會改奉天主教。

改奉天主教之前，他曾向逃亡者的集團介紹艾略特的作品，艾氏對待現代生活態度和虛偽在退特的一生和詩作獲得反映。他們皆是內戰後的反動人物（Antebellum）。從1934年起退特在《塞瓦尼評論，Confederate Dead》，他說死難者象徵著他再喪失了感情。

退特的詩作有《地中海》，1942年的《靈魂的季節》，《埋沒了的湖》皆是表達早先的觀點：斷言只有通過個人的主觀的周全才能達到社會的完整。退特作為小說家所寫的唯一小說《父輩》（The Fathers），是取材於古希臘神話伊阿宋和美狄亞（Jason and Medea）來鼓吹重農社會的信念。他的《詩集》在1977年出版，1975年出版的他的《回憶錄和意見》（Memoir and Opinions 1926-1974）談及他與先鋒派的文人的關係，也是一卷很重要的文化文件。

退特一生認為自己是美國南方文藝勃興的第一線人物，他極為尊奉但丁，在他的季節內並模仿他的風格：

我故意地站在
最後的樹叢裡
折斷了一根樹枝；

我聽到說著話的鮮血
（從愛的紫色傷口）

滴到我的腳趾上：

“我們這些人
死於自戮自戕
是一個個走向
自殺的情人。”
我摸摸自己血紅的頭髮
感到頭髮在淌血
他們的兄弟像他們一樣
被殘害了，不能忍受
愛的紫色傷口

（南京大學張子清教授譯）

筆者看到該詩似乎在指今天世界局勢。

退特在1924年與女小說家戈登結婚，多年後離異，於1946年又與她再結婚，但1959年他們又分開了，之後退特重婚兩次。

退特在晚年時認為他自己唯一的小說《父輩》是可以和喬伊斯和福克納的小說相提並論的。嚴格地說，退特表露激情的詩作並不成熟，他其實沒有掌握詩的技巧，不是一個重要詩人，只是一個藏有不愉快意識的文人。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長期以來，中外現代文學，特別是詩的翻譯是不對等的，外國文字譯成中文的多於中國文字譯成外文的；而從中文譯外文的操刀者，也大多數是中國人或甚至就是作者自己，並不像外國文學翻譯成中文都是中國人的情形。這就說明了被翻譯的文學在翻譯國度裡受讀者歡迎的程度上，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比較是處於劣勢的！這當然是我們不願意看到，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有所改善的。編者覺得好笑的是：外國詩譯成中文後，不管譯得好或爛，譯作“詩”或“詩歌”，都大有讀者在；而中文詩，不論我們的詩人稱它是“詩”或“詩歌”，譯成外文時都仍然譯作 poem 或 poetry，不會變成 lyric 或 hymn，雖然成了 poem 或 poetry，但有多少讀者卻依然是一大疑問。

嚴格來說，今天的中文現代詩除了少數有意強調音韻節奏者外，絕大部份都是以散文（prose）而非韻文（verse）為工具寫成的。發表在新大陸包括世界各地的中文詩刊在內，分行的詩中，每行字數較少的還不易看出，但長句長得有時都可以作一段來讀了，那工具不是散文，難道還是韻文不成？詩就是詩，不是詩為歌而作的歌詞；散文詩也就是詩，不是什麼散文和詩合成的美文，稱為散文詩不過是易於與韻文為工具寫成的詩作區別的暫時性名詞，目前常見的詩或許只有分行與不分行之別而已。因此，本期還是將一些不分行的詩輯在一起，再作“散文詩乙輯”展出。

感謝詩人阿土組成的“蘇北作者群作品展”，我們並歡迎世界各地的詩人代組有特色的專輯，有意者請先來電郵與編輯部聯絡。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備有創刊以來共一百二十多期的各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詩訊

新大陸主編詩人陳銘華於今年4月24日應邀在加州州立洛杉磯大學的 Modern Language Festival 上作“還中文詩一個詩名”的演講，專論稱詩為“詩歌”的謬誤。

詩人畫家羅青倫敦沙奇當代美術館畫展“中國，突然，中國！”由 18 June 至 28 June 2012。

台灣詩人林明理《回憶的沙漏》中英對照譯詩集於今年2月由台北秀威出版社出版。

吳鈞教授譯《湧動著一泓清泉——現代詩文評論》於今年3月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

5月31日，全國首個打作家工作室——著名打作家曾楚橋工作室在沙井街道文具玩具批發市場建成。

湖南省常德市詩歌協會編輯出版的“桃花源詩群”叢書，2011年12月由大眾文藝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並於今年1月11日舉行了首發式。該叢書由羅鹿鳴主編。

詩人桑克最新詩集《冬天的早班飛機》於今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收作品134首。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弦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二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